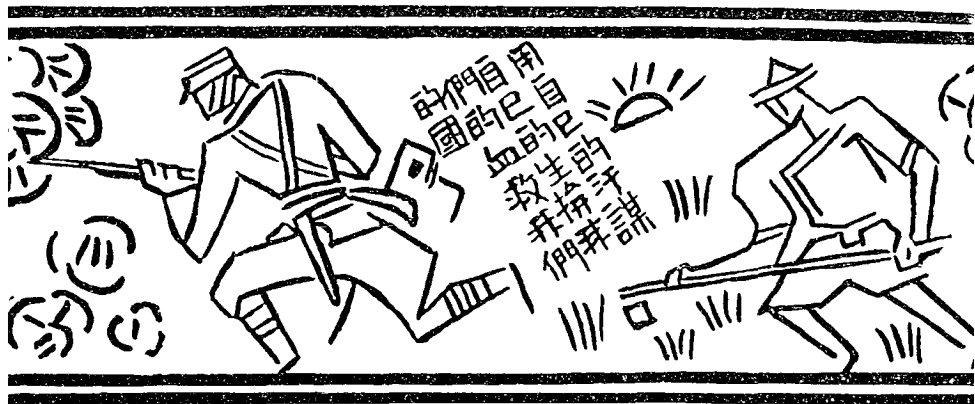




的們信用
圖的已的
救生的
我并謀
們并謀



書叢血汗

(二之)

傳尼里索莫

徐詠平
馮錚茵
合譯

序

雲行天和，水流渠暢，此自然之幹象也。民作物草，官勤政舉，此家國社會之幹續也。充時聞空間離交之萬物萬事，未有不幹而能成就者。

余生平篤信宇宙唯幹人生唯幹之旨趣。反以律乎己，正以勸乎時，朝夕喋喋，不因力微而輟行，更不因人厭而輟言，豈好故作高論？亦以我民族處於今世，復國運，拒強敵，捨幹實無他法耳！

然幹之道，於行則有律，於程則有序。律者何？泯除私利，而以整個民族公利為大前提也。序者何，毀滅個人固執意見，而受民族唯一力幹領袖之領導也。是所謂日行徑天，羣星環軌。依是以幹，則舉事輕而成功偉，勝利如在握也。

莫索里尼，爲近世所共見實幹成功之人物。自其表面觀之，則爲莫氏個人之幹。自其內質觀之，則又爲整個意大利民族之幹。其表裏幹力配備能絲絲入扣如是者，無他，領袖純於公利，羣衆誠受指揮而已。不然，莫氏之五官百骸，初無特異之軀，學識資質，又寧有過人之稟。將何以內聚民族精力，外抗國際狂潮，振臂一呼，卽功成事舉哉？

吾國人士，心懦而行惰，下焉者，規避以獨善其身，上焉者，又浪漫而不謹守幹之紀律程序。然猶飾言曰。人心相異。國情相殊，無以幹爲。殊不知，心隨幹轉，法依心立，誠有精神上之先決，則一切適當之規程，自可排萬難而成立，又焉能阻滯幹力之前進耶！

徐歆平馮諱茵二先生，篤信幹力之旨趣與余同，懣懷國人之庸惰亦與余埒，合譯莫索里尼傳一部，以實汗血叢書，屬余爲序，因揭其微旨而附厲焉。

譯序

傳記是文學作品中富有趣味的一頁。

文學技術中常常着重描寫；而人物與性格的描寫，常是一種最不易着手但是最有力而動人的讀物。製造這種讀物的責任，大部分負在傳記作者的身上。

D.費渥利不是意大利的文學家，而是有名的新聞記者。雖然經過兩度的翻譯，而第二次翻譯的文筆，又是那樣笨拙不堪，但是原書輕靈傳神的情調，吾們還能於字裏行間，窺見一二。

傳記是歷史作品中富有價值的一種。

歷史自然應該着重全部人類社會的活動，但是這種活動的前面，常

常站有驚人的領袖。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了解一個偉大領袖的事蹟，對於我們要了解一個時代的全部活動，至少可有一部分的幫助。

莫索里尼只是一個鐵匠的兒子，但是現在他是戰後新興兩大政制的領袖之一。法西斯運動，不但在這個靴形半島上，得了全盤的勝利，並且在中歐掀起有力的推動，甚至波及遠東的三島。本書對於這種運動的原始，發展及其精神，都有比較正確的記載。

傳記也是青年從事脩養的燈塔。

一個偉大的領袖，其價值固在其有偉大的事功，尤在其有偉大的人格。偉大的事功，常因領袖的時代與環境而不同，偉大的人格，則領袖間常具有古今中外的通性。

莫索里尼的坦白的胸襟，倔強的意志與力行的精神，顯然是一個革命

者的典型。中國現在是需要革命者的時代，（總理鄭重昭示，革命尚未成功，）但是我們已經有了幾個值得景仰的領袖？讀此書後，隨意摘出幾段關於人格的描寫，以與國內日報上的「所謂要人」的生活紀載，作一比較，有何感慨係之？

爲了以上三個目的，我們，在每天平均有六小時的上課時間的忙迫中，審慎地譯成了這部傳記。『法西斯主義是典型的意大利的產物，正如鮑爾雪維主義是典型的羅西亞的；此二者之任何一種，都不能以之移植或使生存於故鄉之外。』正如此說（莫索里尼語），我們，並沒有國人的流行心理，想把一株海外的名花，照樣移植於海內。我們只抱着上述的一般的衷懷，盼望牠能成爲青年朋友們的一種有興味而有益處的讀物。

本書原著者費涅利先生(Signor Vittorio E. de Fiori)，英譯本譯者莫索里尼(Mario A. Pei)在序文中，對他曾作如下的介紹(序文其他部分，無甚意義，故不全譯)：

『費涅利先生是最適於敘述莫索里尼的生活的，因為他是莫索里尼的好友，和莫索里尼相處有年……他是一個意大利名醫之子，生於威尼斯。』

他畢業於底督·李維渥高等學校(Tito Livio College)後，入拜特(Padua)大學肄業。十八歲時，他自願入伍，服役軍中，自此非常關心國事。

他在從事新聞事業以前，曾在意大利兩個有名的高等學校中，擔任近代語言的教席。他的新聞記者的生活，開始於當Turipineide報的通訊員，該報出版於威塞柴(Vicenza)。在瑞士他認識了莫索里尼，那時他正常為意大利的報章雜誌寫文章；回意後，遂參加了莫索里尼的國民日報館。』

『他也曾在美國從事新聞事業，最初辦Rinascenza Itatica，是一種

反赤的報紙，以後又在紐約當 Il Messaggero 的編輯，該報載有莫索里尼的從軍日記及其他文章。」

我們根據裴懿的英譯本譯出。英譯本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初版，三月即已再版，可想見其風行。我們的譯筆當然只夠達意而已，也許，甚至還有未能避免的錯誤，要等待善意的指正。

本文曾陸續在汗血週刊上發表。今彙集單行出版，當作汗血社的叢書之一，這當然得感謝汗血諸先生的熱心幫助，使能與世人相見，而劉百川兄忙中為本書作序，永久令人銘感。又譯時陳石孚先生的指導，譯後費繼照先生的校正，一併於此誌謝！

譯者二三，春，南京。

目 錄

劉 序	一
譯 序	一
第一章	誕生與就學.....	一
第二章	漂泊的生涯.....	七
第三章	浪跡於天涯.....	一一
第四章	從被逐到被逐.....	一一
第五章	藝術的愛好.....	二〇
第六章	社會革命.....	二六
第七章	革命的領袖.....	三〇
第八章	叛黨而主戰.....	三四
第九章	主筆.....	三八
第十章	宣傳家.....	四四
第十一章	從軍前後.....	四八
第十二章	意大利的新戰爭.....	五五
第十三章	法西斯主義的產生.....	五九

第十四章	黑衣團·····	六五
第十五章	意大利之拯救·····	七〇
第十六章	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七四
第十七章	羅馬進擊·····	七九
第十八章	執政以後·····	八五

第一章 誕生與就學

羅馬那 (Romagna) 地方居民的氣質，是非常陰沉憂鬱的，而朋匿它·莫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的性情，却剛剛相反熱情而多感。

他的暴躁的性情，在友誼與仇敵的關係上，在工作或遊玩的時地中，隨處都可看出來。他那雙大大的，深刻的，感人的眼睛，當預備替自己辯護或攻擊他人時，充分地表現出他的深長的憤怒；然而有些時光牠們却很和平而幽靜，似乎是安然浮在燐海之中，恬靜地微笑着，像一對孩子的大眼睛。但這種時候，究不多見，他的生活中，是那樣充塞着急速而熱烈的變化，突起而奔放的思潮，好勝的情緒與無羈的切望的呀！即使片刻安息的時候，在他也正如在忙碌的工場中，是例外而非正規的。

莫索里尼生於羅馬那福利省 (Rovigo) 帕來對坡 (Piedappio) 市外的多維亞 (Dovina) 村中，時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斯時的天空中竟沒有一顆星宿爲這位英雄預示着未來的燦爛的命運。

他的母親羅莎·梅而冬尼 (Rosa Maltoni) 是個嚴肅而樸實的婦人，時刻注意她西週敬重她的人們的性情與禮貌。莫索里尼的倔強的性格，即是導源於她的。她在一個小學校裏當教師，那時候意大利人對於小學教師很是看不起，薪俸又很菲薄，簡直如當個奴隸一樣，她的微少的薪金，在經濟困難的時候，却很幫助了莫索里尼的家庭，雖然是僅足供給生活上的必需而已。有時她又



不得不請求政府當局給她一些津貼來補助一下。她的許多信札中便有一封是寄給福利省的總督的，是要求給她一點額外的津貼，幫助她使她的兒子朋匿它得繼續受教育。

總督大人鈞鑒：

竊思 鈞座 駕臨敝校之日，曾准因職在校服務多年，將咨由教育部酌給津貼，以示獎掖，今敢冒昧陳辭，懇踐金諾。

敝鎮本年秋季收，異常不豐，葡萄之收穫，又屬失敗，此種經濟之不景氣，鈞座諒已洞悉。因此職之家庭，經濟上受莫大之打擊，不得不使長子強其輟學；渠今年已十二，攻於福利坡坡利（Forlino）皇家師範學校，在校成績尚優，或不無異日之望也。用敢敬懇 鈞座大樹分蔭，酌予資助，俾得繼其所業，感且無涯！

不必說這封信是不會收到回音，而且現在還擱在福利總督署的檔案中，編號是 1920/3，上面批着「礙難照准」四個字。

她往往教訓她的兒子，不要以貧窮為恥辱而自羞，正要以此為光榮而自負。莫索里尼也常常記起他母親的話，而重述給他的朋友們：

『要練成這種生活——可以不要一切對於你的舒適似乎必需的東西而生活；但是如果你遇到一個人正需要這些東西，那末，你給了他，而且你如果可能的話，可給他所要的兩倍。』

『僅乎精神上的高貴才算真正的高貴；牠使你在普通人羣中，超然獨立。』無疑的莫索里尼是從他的母親那裏承襲了一種貧而無諂的，超逸而高尚的驕強性格，前此

種性格至今常爲他的最顯著的特色之一。

他的父親亞力山特羅·莫索里尼(Alessandro Mussolini)恰恰相反。是個強悍的，富於反抗性的人；他憤恨當時社會上的不平等；而造成他爲一個最激烈的國際革命者。他之所以替他的兒子取名叫作朋匿它者，正因爲這是朋匿它·茄列芝(Benito Juarez)的名字，茄列芝是墨西哥的革命黨人，和總統直接負責把麥克西密林皇帝(Maximilian Emperor)處死的。

莫索里尼的家族，大約在一四三〇年時，原居於波龍那(Bologna)。莫氏的祖先們，或爲政治家，或爲人民的領袖，現在波龍那地方，還有一條莫索里尼街，在一世紀以前，尙遺留着一座莫索里尼寶塔，同一塊莫索里尼街區，莫索里尼之所以自命爲「民族之驕子」者(Son of the people)自不無理由呢。

六歲至九歲，這三年中的朋匿它，肄業於初級小學。他是一個善於爭鬥吵架的頑童，回家時頭上常常負了被石塊擊破的傷痕，臉上腫腫的一條條抓傷的指跡，臉上非常的醜醜，却也時時知道當心着自己了。現在他還不時自誇他在孩童時代，有了神聖的恐怖者這榮譽。

同其他的壞孩子們一樣，他也喜好玩弄小鳥。有一次，他偷了一隻獵戶養着作爲獸餌的畫眉，被發覺了，怒氣沖沖的物主，在他後面追來，他從一座山上蹶下而逃，越過農田，牧場，最後還洩過一條小溪，可是沒有把偷來的鳥兒丟了。

他又饞嘴！有一次，飽食了偷來的櫻桃之後，把櫻桃汁抹在臉上，在鎮中街上跑過，一壁大聲哭喊，像負了重傷一般。大家立刻跑了來，以爲他臉上流着的是血呢；但是朋匿它知道他的詭計是要

被發覺的，他得吃一記重重的巴掌，心中又暗喜那些人都被自己瞞過了，匆匆走了過去。

莫索里尼爲領袖的一羣頑童，決定在偷生在樹上的榲桲菓，那樹是屬於一個著名吝嗇的農夫。偷的工作正在進行之中，這位生氣的農夫手裏握着一根有節榴的木棒，大踏步地走向他們來了，孩子們立刻脫開了，其中的一個，因爲忙急中從樹上逃下，跌傷了他的腳踝，別個它原是最先逃走的一個，一聽到他的無援的同伴的可憐的哭聲，重又跑回來，扶起了他，在危急之中，不先不後地脫逃了。

他的母親有時帶他到禮拜堂裏去，可是他不能在那裏久留，尤其是教徒們作長時間的枯燥的禱告時，他就會偷偷地逃了出去。那暗淡的燭光，刺鼻的香烟，唱聖詩的單調的歌聲，奏風琴的低沉的琴音，對於他好似怪生疎而又擾人心緒，而他的母親堅持着要他到教會附設的學校裏去受教育，送他到薩爾茲（Zell）地方的一個供給膳宿的學校；他的父親先是非常地反對，後來終於尊重妻的意見了。

要背井離鄉前的一星期中，他更加頑皮了，是從不會有過的這樣的壞法。他覺得供給膳宿的學校，是一種變相的囚牢，他利用將要離開前的幾天中的自由，放縱了自己的熱情，在街上來回地徘徊躑躅，走遍了農場、林地，同掛滿甘美的葡萄的葡萄園！

最後一切行裝都預備好了。

同三歲的妹妹愛薇琪（Etiage）及七歲的弟弟亞羅那（Arone）要別離了，使得他心裏十分難過，更又關懷到他那心愛的金絲雀，這隻鳥兒養在一架色澤鮮麗的鳥籠中，掛在窗下。他臨

走的一剎時，他雙眼中充滿了眼淚：當他跳上驢車時，他對他的母親說了關於金絲雀的最後的囑托。

父親把鞭子揮了一下，驢子便開始走了，他們的行程便開始了。才走了二百碼的時候，那牲口忽地蹶足跌倒，父親扶好牠的脚，一邊喃喃地說：「這是不祥之兆啊！」接着却没有再發生什麼意外的事。而朋匿它毫不在意，只一聲不響地靜靜地坐着，雙眼睜得大大的，注意着自由飛舞蹀跳的麻雀們，伴着一片深刻而不能自制的鄉思。他抑制住嗚咽，靜聽那淙淙的小溪的水流聲，好似對他說着：「再會，再會！」

驢車駛過福利的街道，這城市的景色，使他回憶起過去一樁趣事：他四歲的時候，曾失迷於此；幾小時後，他家人找着了牠——他正在一家皮鞋店的面前，莊嚴地坐着，吸着那位慷慨好施的鞋匠贈給他的「多司格」雪茄烟的殘段。

當他們抵法英薩 (*Franka*) 時，夜神已降到人間，四下撒了他的黑網。他們叫開學校的門，校長將明匿它收留了，他是一位年已半老的牧師，和藹而又殷勤，把手撫摸孩子的頭，親切的笑着說：「我看他是活潑的孩子呢。」他的評語是多末的確切呀，不久果然應驗了。

他的父親給他一個離別的熱吻去了。他便孤零零的，同校長一塊，禁不住眼淚沖湧而出。

但是，命運的決定，他在那個學校期間是很短的。他在校中妄自尊大，不住的與同學吵嘴，打架，雖被嚴厲地叱責痛打，都無效果，最後終於被開除了。

他失望的雙親，不得已把他送到另外一個離家不遠的學校裏去，在那裏他又幹了各色各樣

的壞事。頑皮之極，難以矯正，學校當局因為他外表上還有點聰明，尙堪造就，所以也只得忍受着了。訓導員加當西（Gardner）的兄弟，一天笑着對他說：『你如果努力用功，三十歲時，可以做到部長。你很有希望的孩子哪，多聰明伶俐呵！』

他是無時不破壞校規，違犯校法的。一夜，市政府劇場中舉行紀念音樂家味第（Verdi）的音樂會。明匿它要求准他去加入，被拒絕了，他却毫不懊喪，把被單當做一根繩子，請一位同學幫助，將自己由窗口吊下去，走到市政府，從容地聽完了音樂及許多紀念辭，慢慢地踱回來，用同樣的方法，吊進窗裏去，跑回寢室，上床安眠了。

他雖然會噓鬧，但仍不失為一個好學生；他雖然也用功，但常要破壞校中的規則。有一次，舉開口試，他以半小時的光陰，滔滔地以自己的意見回答問題，結果他吃了一隻蛋；可是那位口試的教員，不覺驚佩他早慧的演說口才。

他十一歲的時候，在放假的一天，他的母親看見他在自己的房子裏，手指足劃的滔滔不絕的在演講。

『做什麼呀，明匿它？』

『嘿，媽媽，我在演說哩，我大了時，全意大利人都會得被我的演講感動呢。』

少年時代的莫索里尼，真是個暴躁多事的少年。他具有富於反抗常規與拘泥天性，沉浸於勇敢與青春的幻想中。在校裏的時候，他常常在書本上寫着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羅馬」。這兩個字，他的精年被這悠久的古城吸引住了。

他第一次的旅行拉溫那 (Ravenna) 是同他的母親去的。他低頭於但丁 (Dante) 的靜穆的陵墓同那美麗的聖·愛坡靈那莉 (St. Apollinare) 教堂之前，他那夢幻的心靈，完全注入了這藝術之神祕之中。

他的名次，在班裏從未考到過第一。他的活潑使他忽略了功課。但是十五歲時却得到福林坡坡利師範學校教師許可證。同時他開始了文藝的寫作。

因為他有躁急的性情而不被舉為市政府的秘書，他父親也為此事而憤恨傷心，跑到市長那裏去說出一些預言的話：『同樣的事在巴力摩 (Palermo) 議會那裏遇到的。在你這裏也遇到了。我的兒子是前途無量的，你瞧着吧！』帕來對坡的長老們大約有些兒怕莫索里尼，恐他一做了秘書，把這個安靜入睡的古市驚醒過來。這點他們大概是對的。

後來，經過若干次無結果的探試，他才得到一個位子，是一個臨坡河 (Po) 的市鎮叫作迦爾太里 (Gratiana) 的一個小學的教師之職。次年，他移轉到沿立迦里河 (Ligurian) 的俄格力亞 (Oraglia) 去了。

第二章 飄泊的生涯

但是，這位富於反抗性的學生，而今做了教師了，仍過不慣這種拘束的，受制限的生活。於是在一九〇二年，當着天氣晴朗的一天，放棄了這種勞碌的生活，拿了幾件行李，不向任何人道別，匆匆

地，悄悄地乘火車走開了。

他熱望着去考察，去研究，去工作，去震起世界，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究竟是些什麼？僅僅爲了出來呼吸一口自由而又令人振奮的空氣而已。

到蔡所（Chiaso）時，正在等候開到瑞士南部去的火車，他買了一份米蘭的（Secolo）報看看。從報上看到一節使他哀痛而又驚駭的消息，原來他的父被捕了。帕來對坡地方的社會主義者，爲了阻止教士黨當選，打毀了投票箱，當地的政府當局，捕去幾個領袖，而他的父親便是其中之一。明匿它懷疑起來了，回家去旅行去，最後決定繼續去旅行，雖然袋子裏只有二里拉，三十生丁。他自生以來第一次的飄泊生涯，在他致友人的信中有十分生動的描述：

「……我跳上一節開赴呂森（Luzerne）的火車，十二小時的行程。

「車廂裏坐滿意大利人，流亡的同伴們。

「我全部的光陰，全消磨於伏窗瀏覽風景中。呵，那是多末神秘的夜呵！月亮在閃閃的繁星所佈滿的天空中升起，從那洒滿白雪的山背後，探視人間，盧加諾（Lugano）湖激盪發光，吐出神秘的反射，像一面平滑的金屬鏡上，閃耀着美麗的光輝。聖·格特（St. Gotthard）像一位沉默多思的和藹可愛的老人，讓出一條路來，給這位鋼鐵之蛇，帶着我駛到別一個國度裏去。

「車廂裏的人都入睡鄉了，只有我一人孤零零的坐着，沉思着那一夜——把我的生活截分爲兩個時代的一夜中，我所想念的是什麼呢，已經記憶不起了。早晨，車抵瑞士，天空忽淒迷地下雨了，使我憶起祖國青翠欲滴的，暖日遍吻的牧場，於是一陣「鄉思」動心弦而人却疲乏已極。

「車達呂森我改車至伊佛東。到達目的地時，我真的既疲倦，又是頭昏目眩，走進一家破舊低小的旅館裏去。在這裏，我在校時所學得的法語，有應用的機會了。」

「次日，我便找到一個位子，是泥水匠助手，每日工作十一小時，每小時廿二生丁，負着磚頭走到正在建築中的第二層樓，要走一百二十一步。那夜，我的手臂，既紅腫，又酸痛，碰一下都非常之痛，我不敢去動它一下。我只吃了些在灰爐中烤熟的蕃薯，爬上床和衣而睡。那床只是一大堆稻草。早晨五點鐘，我便起床去工作，我因為自己的無能力而憤恨戰慄，那工頭的態度，胖胖的白淨的臉部表情，和那自滿的神氣，使我見了，便彷彿犯了怕水病一樣。第三天他對我說，「你穿得太漂亮了！」說時態度嚴重。我想反抗，打破他的頭，因為我雙手拉磚，用力過猛，手骨作格聲時，而他却依然罵我，說我偷懶。然而，我又不敢如何？主人是往往對的，沒有錯誤。」

「那禮拜末一天，我對工頭說，我不幹了，給我工資。他走進他的辦事室，我在門口等候他。半響他走出來，憤憤地把二十個法郎，丟進我的手裏來。惡聲惡罵，「這是你的工資，被偷去了的錢！」我目瞪口呆，不知所答。而我又能怎樣？殺了他？實際我却無言地走掉了。饑腸雷鳴，雙足赤裸，一雙新買的鞋子，在岩石上磚頭上走來走去的走破了，而磚石們呀，不僅破裂了我的鞋子而已，還碎撕我的雙手，毀損了我的靈魂！我首先便跑進一家意大利人開的鞋店，買了一雙釘着馬蹄鐵的靴子，次日離此首途赴洛桑。」

到了洛桑，袋子裏空無一文。找了一天的工作，結果是一無所得。夜已降臨到人間，而他仍是一無所得，沒有雇用，饑腸雷鳴。

當一個人飄流異地，遠離家鄉，囊空如洗，再加上鄉思病，這時候要是他沒有絕大的自制力，能不如小孩般的下涕痛哭，而莫索里尼，他是具有多麼倔強的個性啊。

莫索里尼沿着一條鋪沙的路，默默無聲，心中愠憤的苦步徐行。突然如神密的故事中一般的情形，他忽瞧見前面有一線燈光。他走近去一看，原來是一盞廚房裏的黯淡的油燈，燈光照耀之下，是一幕恬靜的家庭景象。在一半隱入黑暗中的農場裏，放着一張桌子，沿桌坐着男人，女子，小孩。這情景對一個既愠怒又饑餓的人是一種莫大的誘惑，他反抗不了這誘惑，因為，他後來說，它是太具有女性的魔力呀！他大膽地走近去，將他那火怒的眼光，醜醜的臉色，謙不遜也不粗暴地加入這恬靜的家庭團體中去，而接受了他的是一片「冷寂」六雙驚奇的眼光，一齊投向他身上來。

「你們有麵包沒有？」他直接的這樣問。

沒人理會，只一隻手慢慢地從桌上拿起一片麵包，在黯淡的燈光中，停留了一會，然後把這輕微而可驚的布施交給他，這位不速之客，他急速而魯莽的接受了。

「謝謝你！」

仍是一片冷寂。

「祝你們晚安！」

在黑暗中他消失了。他本性中倔強的感觸，升上心弦，他擊了他的心胸，舉起右手，激憤的要把行巧得來的麵包丟去，却又躊躇中止了。雙手下垂，乾枯的嘴，怒咬麵包，在黑暗中無聲地咀嚼，脚步越走越快了，時時閉眼想把這不祥的印象泯除。

第三章 浪跡於天涯

世界大道，以難以反抗的引誘推他前進。我們還能記得他鎖日爲麵包而堅苦的奮鬥吧。這幾年之中，他做過泥水匠助手，火車站脚夫，織布廠織工，屠夫的徒弟，而他的習慣性的反抗，不受紀律的拘束，使他常常被解雇，於是一個長期的流浪生，活隨踵而來，這種流浪生涯，對他却是學問與智識，他因此而獲得不少經驗，以及見識。因爲失業，他又一度入大學求學，他熱烈的渴望求知。

他自瑞士出發，漫遊法德奧。每至一地，便研究該地人民生活狀況，語言風俗，心情性格，更學習該地的言語文字。後來仍回到意大利省視母親，又服務了軍役。他被派到普沙里利部下，這是意大利一等有名的模範步兵隊。這時他遇到他一生中不幸的事，便是他母親告辭人世了。他呼天搶地悲痛萬分，可是身體還康健，他回答隊長的信中如此說：

「爲我的父親，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十分感謝你，以及我的長官們，同伴們所賜予我的囑辭。親愛的隊長，正如你所說的一樣，留給我的是如何去實行母親的遺囑，忠實地盡責，爲個良好的兵士，愛國的公民，以光榮先母於九泉之下。女人們會低聲飲泣嚎啕大哭，但是大丈夫必須忍苦受痛，死而無怨。」

「爲了能夠爲公共幸福而工作起見，爲了尊崇家國的神聖的歷史起見，我們決免去一切俗例，不作無益的哀傷。」

「英雄們爲鞏固意大利的統一而流的赤血是值得萬分欽佩崇敬的，而我們——英雄們的後代，該作個有用的子孫們，當蠻人自北南下侵略我們，想把意大利變爲地理上的名詞時，我們該爲護國的堡壘，攻敵的利器。」

義務兵役服務完了之後，他又離開祖國上瑞士去度那流浪生涯了。一夜，他又身無半文，和往常一樣，孤單一人帶着餓肚在街道蹣跚。漫漫人生旅途中，有時會當着頂美麗的環境而心中反產生黯淡悲慘的印象。街道上傳來的悅耳的人語聲，激刺他的神經，每一個窗中射出的燈光，挑動他的情緒，食館中的桌子上，鋪着白布，安置着銀的食器，閃閃發光，他愈覺餓如刀割了，思想如波濤般的在心中起伏，失敗的憤恨填滿胸腔，他切齒痛恨這繁華的都市，因爲它的熱鬧景色，在引惹着，嘲笑着，揶揄着他的饑餓。他默默自思，今夜只有二條出路，一條是犯一點小罪，給警察抓去，在警所度過一夜，另外一個是找個什麼地方，像一隻打傷了的野獸呻吟着伏着度此漫漫長夜。結果，二者之中，他選了後者。

他慢步踱着，一直到一條乾涸的橋才停止脚步，往下一看，只見河床是乾燥的，便採作他的度夜寄宿地。這確是不失爲一個優良住所，有充分的新鮮空氣，有閃亮的銀色星光，還可聽到遠處傳來的城市中的殘酷的歡樂之聲；有時蟋蟀們悠然的唧嚶之鳴，打破了這萬籟俱靜的枯寂。

他想找個什麼東西來當枕頭，可是遍覓不得，只得將自己的身子，靠着牆壁，曲起雙膝，把頭擱在膝蓋上，閉上雙眼等候睡神的來臨，而結果是失敗了。有些蟋蟀在和他們的情人喃喃細語，另外的一羣蟋蟀們唱着二重音曲，一刻之後，又改唱同一旋律了。一齊高唱起來，輕快的和風，把這些不

斷地歌聲帶到他的耳裏來，風還吹動低矮的叢樹，震動細短的枝桠，並且一陣陣地鑽進他的骨子裏去。接着取蟋蟀的地位而代之的一羣羣疾飛急舞的蚊子來了，毫無仁慈之心的飽吸牠們的囚虜的鮮血。其次開門閉門的聲音自遠處傳來，於是夜的各種神祕的印象深居他的腦際不去。最後星光漸隱，又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了，輕輕打着樹葉，雨珠兒是緩緩地跳着探戈舞，接着漸變為華爾次舞，最後是急遽的狐步舞了。

莫索里尼惶惑地站了起來。他看見離橋不遠的地方，有一間大木屋，是印刷所的一部份。他想，休息與安眠在那裏等待他呢。於是走近去攀窗跳入，房中充滿紙張與墨水的氣味，他却毫不在意，爬到屋角，倒頭便睡了。

太陽東升好久之後，他才醒了過來，張眼一看，一個警察直立着，忍耐地等候他呢。莫索里尼剛醒過來第一個思想便是瑞士的警察，很有禮貌，不攪擾別人的睡眠。

「喂」警察問他。

「喂」他也如此反問。

「你在此地幹什麼？」

「監督工人指揮事務！」

「站起來！」

「等一等，讓我叫我的僕人把晨報拿來，並且送早餐來！」

「別裝了，趕快站起來，否則我來拖了！」

莫索里尼懶洋洋地笑了笑，伸伸懶腰舉起雙手說：

「好吧，拖我就是了。」

「你是意大利人嗎，是不是？」

「是的，送我到外國逃犯部去好了。」

「這樣很好，跟我來。」

莫索里尼又伸了伸懶腰，打了呵欠，跟他走了。

那是一個美麗平靜的早晨，太陽在天上照耀人間，誘人的黑麵包的香氣，成熟了的水菓的香氣，送進他的鼻孔裏來，令人垂涎欲滴。婦女們正在河畔洗刷衣服，上學校去的兒童，一羣羣的在街上走着，工人們離開他們家庭，走向工廠裏去，再去做他們熟爛的工作。

「走上去，快一些！」

莫索里尼蹙着眉頭，跟警察走去。那警察並不覺到罪人心中燃燒着的憤怒，只時時催促着他，路上來往的行人，都以驚異的，敵意的眼光，注視着他，因為他走起路來，一跛一顛的闖來闖去，同瘋人一般。

他被囚於一間小房子裏，却認得一位同伴。那是一個被凶殘無人道的人打傷的老人，非常之醜陋，蟄伏在房子的壁角裏，不時把手探入他自己的襤褸不堪的衣服中去。

老人的腳爪似的手，用力的撫着莫索里尼的肩膀，使他大吃一驚！
「你貴姓？」老人發出醉人一樣的口氣，沙聲地問他。

莫索里尼厭惡地避開他；不去理會。

「意大利人，滾！」這身體污穢而衣衫襤褸的老人，如此責問他，搖搖頭，將骨瘦如柴的手收回去，放進原處。莫索里尼只怒視他一下。

老人因受到他的拒絕，不理會，——而阿諛者們却得到他們的款待——便想諷刺他一下。

「打刀的鐵匠，滾！」

莫索里尼再也受不住了，雙眼閃閃發怒光，大聲怒斥：

「不是打刀的意大利人不用刀，他們只用剪刀剪頭髮，剪指甲，用水來洗清自己。最普通的禮貌，是不擾亂別人！」

這街頭流浪者，品行不端而又薄命的人，除了偷竊與殘暴再不知有其他的自由，依然張大着口，呆向這位新來的富有新思想的人注視，啞然無聲！

第四章 從被逐到被逐

在日內瓦，莫索里尼遇見許多文藝家和政治家，他們立刻就賞識了他的天才，志趣與堅毅的性格，且示驚服。這時候他開始替瑞士、意大利各種報紙寫文章，常作關於社會主義及國際政治的講演。他的聳人動聽的，使人信服的演講，不單是激動了勞工階級的心弦，且使當地的貴族及智識階級爲之感奮；因之頗受瑞士政府當局的注意，時時被偵查。

他的思想，大部信仰普遍的民主政治，大概由於過去讀了巴力多（Pareto）的文章的影響。『平等主義以及民主政治』莫索里尼在他一次最著名的演講中這麼說：『是人類最大最終的「幻想」。但畢竟是幻想而已，如果一一實現了，便會毀滅趣味和美滿，以及個人的生活。』他開始對哲學家尼采同歷史學家索勒爾（Sorel）的探索，也在這個時候。這兩位大學者在他的精神舞台上，演了一幕無涯的序劇。

當他尚在瑞士時，法國的社會主義大家，若累斯（Taine）來到日內瓦演講基督論。演講所中，人很擁擠，莫索里尼也來聽了，參坐在一大羣勞動者中，不耐煩地等待着這演講會的開始。他的破舊的服裝，冒火的眼睛，凶險的臉色，使鄰座的一個聽講者，注意着他，以為他是個無政府主義，時時投以偵察的探視。

若累斯的演講開始不久，莫索里尼便開始他的不贊同的表示。

『趕他出去。』他這麼毫無禮貌的發喊。

這喊音超過了一般的聲音，他利用羣衆的喊聲稍稍平靜下去的一刹那，說道：

『我也要發表意見：我有我的權利去發表我所想到的！』

發怒的聽衆，傾刻間又擾亂起來了，幾乎要動武，若累斯要求大家維持秩序，允許這位不相識的反對者於他演講完了之後，有充分的自由去駁斥他，發揮他的反對意見。

若累斯講完後，莫索里尼去發表他的意見，於是莫索里尼在寂靜無聲之中，活潑大膽地走上講壇，不為不滿意他的聽衆，不為那大人物的性格，而稍稍挫氣，他向大眾一瞥，好似一位極有經

驗的演說家，然後開始演講了。他首先攻擊福音(Gospel)同吉列靈(Gulliver)。他以為他的奴隸法(Slave morality)使羅馬帝國因而瓦解；他的和平觀使意大利國防因而不固，為南下的蠻人所侵入。接着引用許多無可置辯的成語，加上若干易駁服的辯證，並且回轉來抬出佛祖叔本峯(Hopenhauer)及尼采。

『總而言之』他的結論『彌賽亞(messiah)是什麼東西？不過一些習語及寓言而已，足能與佛祖以五十年的修行與思索而成的四十大卷哲言相抗嗎？比較一下，二者如何？』

他的演辭是有一貫的邏輯的，使若累斯於聽完之後，熱烈地握着他的手，表示對他的新穎的駁辯，起無限的佩服，同時聽衆也熱烈地向他拍手讚許。

然而，一個天氣晴朗的一天，瑞士警察機關下令把他驅逐出境了，為的是恐怕他的激烈的學說，會掀動共和國人民的和平。

莫索里尼聽到這嚴厲的驅逐令之後，便逃到洛桑去。到後寫給他的朋友，那時為駐日內瓦社會主義者的代表，威斯博士(Dr. A. Wyss)一封信。

『我剛巧讀到日內瓦報，知道諸君在要求當局取消的驅逐令，而今，為增加諸君實行此項請求之効力起見，寫下一點我的簡史。』

『我十九歲時便到瑞士，作工度日。其後，回到意大利去省視母親，後與友人多尼撒提(Donizetti)決定住在臨法國邊境的安納馬斯地方(Annemasse)計劃創辦社會主義國際評論報。』

『一九〇四年三月一日，我為入大學而赴日內瓦。他們告訴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那是一個』

大說！最近數年中我曾寫了不少文章，好幾次演講，並且把自己袋子裏所有的錢掏出來救濟紐約普羅烈塔利亞報、盧加拿的（*Avvenire del favoratore*）報，以及米蘭的（*Avanguardia*）報。我敢說請警察把我所寫的文字檢討一下，看看有沒有半句隻字涉及無政府主義的僑居瑞士的意大利人都知道我是個社會主義者。在汎力克的集會中我貢獻過一點意見，雖然是很革命的，無論如何我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最後四十天的光陰，全消磨在大學圖書館裏，警察關於我的報告，實在是一大堆謊話！但我畢竟被逐了。當局甚至不允許我一點工夫去打開我的房子取一點行李，去請一位律師！』

當局對我的辯護律師說我到安納馬斯去了，事實原來是這樣的，我被迫走上開到蔡所（*Cassino*）去的火車，要迫我回意大利去。

『我的被驅，對世代相傳的自由之邦的瑞士，是一種恥辱！即使同樣的事實發生於專制的國家也是一種沒價值的事，很不光榮。』

『現在我到了洛桑了，我希望不再被擾。』

『至於警察廳長要辯明他的行為是對的，他終有兒些困難吧。』

* * * * *

一九〇八年，莫索里尼移居奧大利任 *Avvenire di Trento* 報主筆，旋即去職，改任意大利國民日報（*Il popolo*）副編輯。該報為朋底斯底（*Cesare Battisti*）氏所創辦印行。朋氏之所以

創辦這種刊物，目的在鼓醒特連（Trent）地方的意大利人的精神。雖然在奧人的治下，他却敢印行這種社會主義的刊物。

現在，朋底斯底的名字，已遍傳全國了，因為他後來是為意大利的統一獨立而殉身的。歐戰時且參加戰爭，攻擊奧大利。他雖為奧大利的臣民，而且是維也納下議院的議員，却為了背叛祖國而被捕下獄，而被處絞刑。

朋底斯底與莫索里尼二人的心靈上，都銘刻着愛國主義，有適同的理想與感奮。他們的深刻的意大利人靈魂，和奏着和諧的，「意大利人精神統一之曲」這種力量，日後在為意大利國家權利的奮鬥中，熱烈狂猛地表現出來。莫索里尼佩服他的友人的堅忍不拔的工作，朋底斯底也欽敬他的友人的超人的新聞天才。莫索里尼盡義務替他編輯，不取報酬。在他方面兼任特連工人俱樂部秘書，取得一百五十克郎一月的薪俸，以維持生活。有時爲了補充一點進款起見，就招收幾個外表聰明可教的學生，教授法文，但他絕不願來教一般愚笨的人。

當他任編輯時，朋底斯底給他充分的自由與時間去研究他的學問，如果有人敢試說「你已經是工人俱樂部的秘書兼日報編輯了，何必這麼用功」的話，這人大概會受到他的責斥的。莫索里尼事實上對特連的社會主義者組織不大歡喜，因他們是對獨立的捷克社會主義者的運動，大表同情的。因此莫索里尼在特連的行，動大部分幹的是純粹的新聞事業。他所認為自己唯一的反對派的牧師們，也不禁對他的新聞天才，表示驚服。他們給他一個綽號「壞孩子」。他如此回答道：「我親愛的奧大利人們，你們知道，我對於你們叫我爲「壞孩子」這綽號，並不表示怎樣的

不快，因為意大利人中的「壞孩子」多傳自巴里拉（Ballila）的，多是他的後裔們。」

這句俏皮話，使親奧的教士黨人，記起了過去由一個年青人所領導的一羣奧大利在熱那亞向他們攻擊失敗這事。這事使他們引起無限的狂怒。

莫索里尼的新聞政策勝利與成功，被人謀算而夭折了。他的反對派，找到一個機會，就是在一個選舉運動中，莫索里尼向選民宣傳領土回復主義，大膽地向聽眾說意大利的國境，非止於阿拉（Ala）的，於是他就被逮捕了。

他被關在牢中，不久便被釋放。而釋放的條件，便是莫索里尼得立刻離開奧大利，此後永遠不准把他的雙腳踏上奧大利國土。

第五章 藝術的愛好

莫索里尼的一個友人這樣描寫：

廿五年前，莫索里尼尚未任階級鬥爭（Lotta di classe）報主筆時，在福利地方，我同他相識。普拉底咖啡店是藝術家們常集合的地方。在那裏我同莫索里尼相識而成至友。他大集團小組織都參加，有時却孤另另一人獨坐。

他識人頗廣，交友却極嚴，決不濫交。他對我們這小集團表示同情，因為我們都是青年，未成名的藝術家。

他鮮談政治，喜論藝術，彫刻呀，詩呀，音樂呀，都談，朋匿它特別嗜好音樂。抑鬱不歡的時候，輒奏凡娥始以自遣，擊節而歌，心靈上的音鍵於是也一個個振奏起來了。

我們是窮困潦倒，晚飯後便都集合在咖啡館中，有時連晚飯也沒有吃，空着肚子就去了。至少，我們是會被目為無聊的人，人們極少知道我們的貧窮與難苦，但是，我們的外表雖然如此。我們可都懷抱着祕密的希望與野心。固然那時沒有一個人會夢想到我們這一羣人中，會有一個人將來能左右一國的命運，而且，也祇有一個下愚的人才不能感到從朋匿它的人格中所放射出來的魔力。

莫索里尼嚴重有威，我們覺得在他的軟呢帽底下，裝着一個最聰明的頭腦，在他的破碎的穿得露線的大衣裏藏着一顆跳躍着的心，這顆心日後使全意大利人聯合在一塊。黑色的短短的鬍子，在蒼白的臉孔下部排列着，雙眼閃閃發光，談吐尖刻而又鋒利。

他不喜歡取笑或宴客，除了他可以用流利的國語使人鼓舞的政治集會外，他不大喜歡參加集團。故他常常留意這種政治集會，整個禮拜天，到城外去參加這種集會，平常也是如此，做他的宣傳工作。他唯一的消遣是到戲院裏去看戲。他沒有一次不是坐在看樓裏的，不願意坐在院主替他留着的前排的座位上，因坐在看樓裏是同普通的觀眾坐在一塊的，可以自由的大聲叫好，大聲而笑。有一次，他的大聲狂笑，引起一個警察來干涉了，他嚴厲的回答他，說，他到戲院裏來的目的，是找笑，大聲的笑，他喜歡怎樣笑就怎樣笑。

凡娥始很有形成莫索里尼的人格的作用。音樂本來是給偉人借作表示其偉大心境的工具。

莫索里尼愛好的樂曲是交響樂和勝利進行曲。這些好似他日後「羅馬進擊」的前奏曲之預音。一個晴天的下午，我空着肚在街上走着，想以散步來忘却饑餓的痛苦，走到普拉底咖啡館中遇見了他。他正在喝一杯牛奶，請我坐下。大約我的臉色已經告訴了他我是在饑餓，吧叫一客牛奶請我喝。

『喝吧，』他說，『喝了它，對你是很適合的。』

用不到他說第二個請時，我是早已把那杯牛奶一口氣乾了。他站起來，將所有的便士都拿出來付全了賬，而且對我說，『請到舍下去坐坐，我奏一新曲給你聽。』

他的住所，是一條小街上的亭子間。我走進那間狹小的房子裏之後，他請我坐在床上。拿出凡娥始，奏一曲悲多汶（Beethoven）的第九交響樂（Ninth symphony）我雖然不是個音樂家，但是我能夠欣賞音樂，懂得音樂，我可以大膽的說，他所奏的曲子，實在使我非常感動，在他的經脈緊張的雙手奏彈之下的樂器，發出動人的清音，同人的聲音一般。那音樂家的得意之志，我也能從他的樂音中聽出，他的命運，可以從那繞樑三日不絕的深沉的樂聲中，摸索而得。

那時節莫索里尼在福利的朋友很少，因為福利地方的共和黨人最估勢力，而他却是個社會主義者。但是，這並沒有阻止他的申說，以為自政府對於社會主義者的愚笨的從容政策掌握了勞工運動的命運以來，神經錯亂和犯罪事件是無限增加了。

因為他的著作，常有涉及社會主義專政的觀念，時受警察暗中檢視。而同志中私下的懷疑，使人覺得有該離羣獨居的必要，因此便當了一位私人法文教師，可是入不敷出。

他的父親，非常的愛他，常常這樣的對他說：

「朋匿，你太浮躁了，發言太不謹慎了。」

他的大胆的回答是：

「你日後會看到你的兒子是怎樣的一位人物。」

他幾乎常常囊空如洗一次，我們兩人把所有的錢都拿出來，而不够喝一杯牛奶。有一天，他聽到我到臨近的鎮中去取文稿，他跑來問我有沒有錢，我回答說沒有，但是不要緊，我可以步行而去，那裏有我的朋友，一刻之後，他替我預備一輛腳踏車，十個里拉，給我一張條子：

「不要太信任朋友了。」

他忠告一位組織委員，因為他用土語在市廛中向人演講，以為比較容易使人明瞭。「用你自己的國語吧，他們也懂得哩。」

他對自己所做的任何事，都要找出牠的根源來。人們只看見他一個人孤寂的在街上跟着，實在他是在找，在搜索思想呢。他大步疾走，態度剛毅，雙眼閃閃發光，呢帽橫在一邊。冬天披着一件古舊的斗篷，更顯出他與眾不同的姿態。

樣子看去很凶惡，而他的心裏却是和愛的。

他的幽默的程度，可以就他喝什麼飲料中看出。他是個絕對禁酒者，只喝點牛奶同咖啡，然而有時也飲點酒，可是朋友們一看到他要喝酒，便知道他心中有什麼懊惱了。

每日都是如此：我們離開咖啡館之後，手握手的踏遍福利的街道，直到深夜，方始回去。

雖然他的態度傲慢而孤僻，却深知有一個知心的、忠實的好友的必要。他是個明察力甚強的人，覺得與其從政治家中去找，不如到藝術家中去找這種好友。

當一個羣星滿天的晚上我們一齊散步時，他忽在維克多·愛曼紐爾門前停止了。一陣冷風將各種花香吹進我們的鼻孔裏來，樹枝在冷風中有節奏地前後擺動。

『我希望我是個音樂家，』他說，『那末，我可以借手一支簡單的歌曲，一首短小的詩詞，表現出大自然所有的音節與樂率。』

他眼中發出神密的流光。我奇怪：那時候是命運爲他編排一個光榮的前程呢，抑是他自己爲自己編排的呢？後來他上了戰場，爲他所熱愛的國家流了他一部份赤血，這驅使着他的是一種英雄的青春的精神，或者在那個時候，已經在他的心曲中彈奏了。

那時候他雖因爲社會主義者的繼承者而受人輕視，但莫索里尼却以此而自驕。同時，他顯然是個領土回復主義者。他常常同我談起他在特連辯論勝利之詳情，非常自足。他又闡明意大利無論如何該收回那些尚未收回的省份。他雖反對政府當局，但却愛「忠實的公平」與「祖國的偉大」。

普列得坡農民罷工之後，他的逮捕令下來了，警察到他房裏來逮捕他時，他正在唸書。

『讓我讀完了這一章吧，』他沉靜說，『我自己馬上會去的。』

他被逮捕的那天晚上，我正在普拉底咖啡館裏，一聽到說莫索里尼正要經過此地，押到牢裏去，我的心突然沉重下去。片刻之後，他來了，雙手銬着鐵銬，左右有兩個警察押解着，後面又跟着一

個騎兵小隊長。他的態度堅毅，步調急促，一如常日，神氣驕強而堅決，使他的朋友們同認識他的人看了，心中都充滿了悲憤。

他受過鞠審，定過罪名，數月之後，我們又看到他了，他正在律師事務所中找一根遺留在那裏的燭頭，他非常愛它，正如愛他的忠實的老友一樣。後來，幸而找着了。

在福利，他同他的父親同居。他父親在城外開一爿小酒店。莫索里尼坐在那光線不充足的酒店桌旁坐着，雙手捧住頭，雙眼死注着書本，旁邊的噪鬧一點也灌不進他的耳朵裏去。或者，坐在樓上的一間小房子裏躺着默想，有時也讀點社會學，政治學，文字學，文學之類的書籍。

那時候，他遇到了她——他現在的夫人。他們戀愛經過很簡單。婚後，離開父親，自營小家庭於凡底·沙脫白利街（Vercel street）度着貧苦的生活。

他的第一個女兒降生到人間來時，他把自己僅有的里拉買一張搖床，與致勃發的背在肩上海來；他的財產上巨大的犧牲，博得他的小兒的微笑。

家庭人口增多了，需要也增加了。他夫人勸他要求增加薪水，可憐她尚不明白他的薪水的來源是微薄而時時間斷的呢。但是他却倨傲的回答說：『不要這樣！我是為興趣而工作，不為薪水而工作。』

經濟異常困難的時候，他便拿了凡娥妲，爬上樓梯，走進小房子裏去，拉着凡娥妲發洩他的氣悶。

『你要看點新鮮有趣的東西嗎？』一天他如此問我，『請跟我到舍下去。』

她。
我好奇的跟着他，他請我走進放着小孩子睡在上面的搖床的房子裏去，自己拿起一把凡娥

「你幹什麼呀。」我驚愕的問他。

「我要弄醒她。」

他開始拉了凡娥，發出粗俗的音，小孩子自然被噪醒了，看看她的鬍子爸爸，笑了笑，忽地對着凡娥，號哭起來。一直等到他的夫人來了，她看見這副情景，正經地嚴責她的丈夫，同丈夫的朋友。

「你倆是對沒頭腦的人啊。」這是她離開前的一句話，把女孩子抱着她的臂灣裏，可是不能使她止哭。

第六章 社會革命

莫索里尼同化了許多朋友，使他們成爲社會主義的信徒。連續不斷的戰鬥空氣，翻翔他的四週。在福利地方他辦了一種報。這報的社評政策，頑強而橫逆，報名階級鬥爭，爲那地方的社會黨的機關報。

他將自己整個的肉體與精神全部放到組織羅馬那地方的工人這件事務上去。他的文章寫得猛烈，富挑戰性，又善于辯駁。因此造成了許多仇敵；但是他的仇敵却驚奇而又佩服他的新聞天

才，他對那反對者宣戰，用着他的鋒利的如俠義之士的寶劍的新聞的散文之刀。他的鼓勵羣衆起來反抗的演辭，遍傳全省；他激怒共和黨人起來憤激地反對社會革命，痛斥他所組織的工人團體的右派，使全州發生不安的情狀與精神上的反叛，在羅馬那的光天化日之下。

某一篇文章中，他寫道：

「目下，這些領導着政治與經濟的運動的過激黨的領袖們，不是那機械式的辦事員，便是職業化的政治家。他們毫不猶豫地收受高額的薪水，他們的演講是一篇虛偽的傑作，他們缺少忠誠，真實，智德與人格。他們公開地說：『魔鬼才是理想主義的同伴。』假如一個單獨的人，要起來保障社會主義的真理，他們便當他是狂人，然而！我們可以自滿地說，我們依舊組成這狂人的小小軍隊的一部！」

這段時間，開始了他的艱苦的生活。當這時候，他開始觀察同志，加以藐視。他不但看輕人，也看輕錢。『我再三地說過了，我拒絕薪水的增加。』他如此回答想給他一點賄賂，使他緘默的社會黨領袖。『一百二十個里拉已足夠維持我了；我不希望做社會黨裏的一個有錢有勢的人！』

他同樣的拒絕支取主筆職務的報酬。『我們的問題，不在乎每禮拜把紙填滿了黑字而已。』他這樣的寫道：『是要把本報作為我們黨的喉舌；黨的旗幟；黨的靈魂！』

社會黨的黨務；他以為已經變為『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腐屍；或者，說得輕微一點，是一味廣播的藥材造成一條走向破產的路的。』

但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社會主義是粗暴，殘酷的東西，由反叛與暴動所

造成這是一種戰爭，反對仁慈與憐憫的戰爭！它是可怕的，莊重的，偉大的！只是接受這個定義社會主義才會已成事實，而不是僅有尋找工作的生活捷徑。社會主義不是小販們，煽動家們，政治家們所有的東西；既不是一節浪漫的夢境，又不是一段談諧的娛樂；它是一種個人的和大衆的努力，企圖領導着走上物質與道德的進步之路。它也許是一本最巨大的戲劇，催促人類社會努力在劃分「獸人」與「真人」之間的鴻溝，築起一座交通之橋，使能引導人類，由鬥爭而趨於合作。麵包必須在文字之前就有了。同樣的，只有經過一段長時期，艱困的修身工夫，才能創造這種人類的要素——實現這個理想所必需的要素。」

新聞紙上的筆戰，在這麼一個恬靜的富於詩意的地方，是一種必需的消遣品。從一家反對派的社評中，莫索里尼爲娛樂自己而採用「賊子」、「騙子」、「奸人」等字眼，且參用了「神經錯亂的人」、「粗心的雇傭的工具」以及「泥做的賤人」。

「我們的生活」他回答友人的信中有得說：『是一冊開着的書，上面所能念到的字是「研究」、「窮困」、「奮鬥」、「心術敗壞」這種字連影子也看不到。我們覺得強健，因爲我們覺得純潔，因爲我們沒有朋友，因爲我們覺得與其廣結交遊，不如限制我們交友的範圍。我們不要爭衆人之望，不要他們追隨我們，投我們的票。我們敢說出實話，大胆地，坦白地，即使當着我們的同志面前。』

有許多人設計去暗殺他，刺死他，但是，同現在一樣，他仍是度着他平安的生活。

他對共和黨不表同情。他於攻擊政府當局或指斥資產階級壓迫工人時的演講中，也直接的口誅共和黨。在一九一〇年，他堅持社會黨員不應參加三月一日的慶祝大會中共和黨人的大檢

閱。他又常呼喚「熱那亞的聖約瑟夫」的馬志尼。因此，頗使共和黨人憎恨不滿。

有一夜他從薇拉法郎西 (Villafame) 講演回來，共和黨人想去威懾他，詰問他，叫他解釋某一篇社評的用意。他們跑到某一個驛站中去等着，以為莫索里尼回轉來時必經此站的，可是車抵站時，車子裏坐着的是四個警察，於是立刻逃走了。而莫索里尼却乘着那希有的機會，安然回到福利，因為他脫了班，自己雇了車，後一刻回來的。

二黨之互相排斥，至意大利與土耳其其開戰而終止，且因彼此都反對這次的戰爭而聯合一起。當他們的車輪的痕跡止於加里波的莫門時，莫索里尼同另外二個共和黨的領袖一齊被捕。三人合囚一室，因而成爲至交。

莫索里尼在審判堂上的辯論，頗爲著名。他在裁判官之前，連續不斷地說上二小時，先將自己的革命觀，作大綱的敘述，然後宣示革命的必要性，並且在某種場合的革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結論是：

「假使我是處於你的地位的話，我必說服自己，因為我是個反叛者。假使你釋放了我，使我對你表示友愛，如果你能說服我，使我對你表示尊敬。」

他說完了，他的律師放棄他的辯論，謂可以不必多說，反使莫氏自己的辯論受到破壞。於是審判長回過身體向着陪審員說：

「陪審員先生，這不是位通常平凡的犯人；他有豐富的智識。依着你豐富的公平與人道的法律條文去判決他吧。」

厭倦了的聽衆，向着莫索里尼同裁判官歡呼喝彩起來；不久，陪審員宣讀釋放的判辭，聽衆的熱情，爲之奔放，擁着莫索里尼凱旋而出。

他不辭勞苦的組織工人。一九一二年，社會黨在勒哥·愛米利亞 (Reggio Emilia) 的集會中，開它·莫索里尼漸顯爲國家的特出人才。社會黨因爲淡漠與不努力的右翼領袖所領導，漸漸萎靡不振。莫索里尼在一篇精明的演講中，提綱挈領的宣布他的新綱領與選舉運動的新計劃。左翼大獲勝利，在國會中獲得多數議席。皮沙拉底 (Bissolati) 波得雷茄 (Pairecca) 波納米 (Bonomi) 克伯里尼 (Cabrini) 等以及其他其他的右翼領袖全被排除，而莫索里尼同時被選爲社會黨機關報「前進報」(Avanti) 的主筆。

第七章 革命的領袖

這位熱心的前進報主筆，立刻以一種新精神浸了赤黨 (Ros) 的疲竭的力量。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他使報紙有一個不致虧本的基礎。在二年之間，使他黨員的數目，自五萬人增至十五萬。他的磊落坦白的態度，艱苦奮鬥的精神，頗獲得了大衆的信仰，他的動人的演辭，將一種新的信仰與熱情，灌入羣衆的懦怯的心中的。然而他的處境却不是一個安逸的遭遇，除了資本家的反對之外，他還受到了工團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攻擊與指摘。然而他知道在唇槍舌劍之中，如何的用自己的強有力的，響亮的，既不柔怯又不敵愾的辭句去獲得勝利。

他非常崇拜但東 (Danton) 每年爲了紀念巴黎公社中，總要演講一次。這一年一度的紀念日，有一次，適值天雨，聽衆比較他次少，只幾個過激黨人環聽他的演說。

他一直筆了一小時半才上台演講。神氣愾怒，雙眼閃閃發光，對着這少數的聽衆講：

「晨光曦微中，巴黎市民攻入巴士的 (Bastille) 獄，這一頁寫在世界歷史上，永遠的，保持着光榮與榮譽。可是，他們不像意大利社會黨中的怯兔與綿羊，因爲他們嘴裏喊着社會革命，却怕受兩打！」

社會黨需要一種新鮮的力量與奮鬥的精神。尤其要清除共濟會 (Freemasonry) 的資產民主政治的滲入，這會自認識莫索里尼的價值之後，便屢次以甘言蜜語，要求加入社會黨。但是莫索里尼他以爲共濟會只是過去意大利統治階級沒落的表記而已，已經是由一個被壓迫的祕密工作的團體轉變爲一個獵官鬪爵的結合了。共濟會制度中沒有一點使他能示贊同，無論它的柔和的，人道的，民主的，平等的法則，或者是它的複雜的國際主義，或者是它的虛偽的愛國主義，可恥的反教士黨主義，以及爲莫氏所極厭惡的幼稚的禮拜式。

於安科那 (Ancona) 的大會中，莫索里尼宣佈並且解釋共濟會制度與社會主義的不合，九年之後一九二二年時，他又宣言共濟會制度與法西斯主義的不能互存了。

他對野心的人不表仁慈，對失敗的也不示憐憫。有一個社會黨員，頗熱心於文學，要求莫索里尼寫一篇有系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文章，莫索里尼却反叫他寫一篇「革命」的神話，那位冒名作家沒有澈底瞭解題意，便極力寫了一篇，數日後交卷了。

莫索里尼嚴肅地讀完那篇文章。那人勇敢地問他：

「尊意如何？」

「我想你是社會黨中十足的蠢驢了。」莫索里尼冷冷地回答他：「同時我以為你最好把文學放在一邊，不要再做文章吧。」

在法國瑞士，時常有意大利的僑胞，請他演講祖國的情形。

一九一三年夏季，在沮力克，有一次在意大利社會黨人的會堂中對許多聽衆講「革命時代的詩人。」

經竭力演說之後，還摘出幾句爲過激黨人所愛好的名詩朗誦給大家聽。

於是他的從奇麗的夏季之沮力克湖上的黃昏中所感受的靈感，使他有無意中提到意大利的自然美與人工美，他不稱意大利爲「我們的國家」，因爲對那些流落他鄉的人談起「我們的國家」正如對那些被逐出家庭而委身於命運的前夫之子女談起一個惡狠的後母一樣。

他只回憶過去的甜蜜的追想那和平的家鄉，那天倫之樂，這些僅有僑居異地的人們才能充分地感到。這樣，他的話漸漸燃起那些流落他鄉的同胞的鄉思。他們的雙眼中含着淚水，心胸中湧着酸悲。莫索里尼雖然看見他們臉上戚戚不歡，却仍繼續的講下去，使各人遏制未發的心胸中，吐出有力的，不可抑住的呼聲：

「意大利萬歲！」

「意大利萬歲！」

那日是酷暑中最熱的一天，大家的肺幾乎悶得透不過氣來，莫索里尼已經作一小時半的演講，忽而想要試一試聽衆的忍耐心，問道：「諸位疲倦了吧？我不必再說下去了吧？」

可是那些能耐而又頑強的聽衆流着汗，異口同聲地叫道：「不，不請說下去，你高興說多久就說多久！」

那些莫索里尼演講了二小時半。這次的經驗使他明瞭人們的愛國心，如果激動起來，其力量足以鼓起羣衆推翻政治團體或政治信條使他了解那些每天爲着麵包的壓迫與擾累而掙扎着的羣衆，心底裏仍留着兒時的回憶，追想他們第一次降生到人間來的地方，第一次照耀他們的夢與希望的陽光，使他曉得人的精神是高超一籌的，超然於肉體的不幸與災難之上，度着它自己的美滿而偉大的生活。

莫索里尼也知道如何去利用他的雙拳，正如他知道如何去利用他的口舌一樣。當他想他的敵人該受一頓痛打的教訓的時候，便不顧時間與距離的障礙，也不怕捉將官裏去。

當他還在米蘭任前進黨主筆的一天，得知日內瓦一家咖啡館的主人，公開誣毀他。他便不管前次的瑞士政府的驅逐他出境的命令，約了任 L. Arvanire del Lavoratore 報主筆的友人陪伴他一同到日內瓦去。充分的預備了之後，他們到了日內瓦，莫索里尼適逢其會不失時機跑進那家咖啡館，那時恰巧是日間客人最多的時候，他找着店主，打倒了他。

這件囂噪的意外之事，自然使人家發現了他是在瑞士國境中。警察立刻命令逮捕他，但是事先他早已預備了逃走的妙計。回到意大利的途中，還對在瑞士的夫蘭芒 (Famant) 地方的意僑

作一小時的演講，然後越境而回米蘭，心中充滿着勝利與成功的喜悅。

第八章 黨叛而主戰

歐戰爆發，莫索里尼爲第一個鼓吹意大利應嚴守中立最力的人。

「戰爭固已不能避免，但限制戰爭之擴大，則爲意大利必須完成的高貴的工作。此爲吾人所期望者。普羅階級正在防衛之中，我們必應嚴守中立，以至於終。我們不要作德意志及奧大利的共謀或從犯。」這是莫索里尼在前進報中社評上的話。

但是，一九一四年十月十日，他知道了德意志社會黨人在熱心幫助德皇以後，於是他寫了一篇社評題爲「從絕對中立到積極中立」，公開地主張意大利必須準備作戰了。

「你社會黨人有沒有想到？」他說：「假使將來內外的歷史情形，逼得社會共和黨或共和黨的國家，不得不作戰的時候，牠就不戰嗎？誰能向你們證實一個革命的政府不必在戰爭中找到牠的就職典禮？你們願意反對一種使你們的革命安全爲目的戰爭麼？不致虛各種戰爭的不同點，而用同樣的方法反對各種戰爭，真是一個十足的笨伯！」

雖然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新傾向，將遭反對，不爲黨中多數人所同情，但他仍拒絕妥協，且公然反對赤色暴徒之堅持中立。他是忠實的愛人的，賦有自信的勇氣的。他眼光遠大，勇於向前，他曾聲明四百萬德意志社會黨人的反叛以及德國人在比利時和法蘭西所演的實在的暴行，引起了他的

的不能抑制的大反感。戰爭醒覺了他的和平之夢，愛羣之心；可是一方面意大利社會黨人在替德意志的同志作無效的辯護，而德意志的社會黨人正在柏林的大街上遊行，高唱着「防守萊茵河」之歌，和軍國主義者結成了兄弟。另一方面莫索里尼也正大聲呵責這一對矛盾的東西。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初意大利社會黨召開全體大會於米蘭，直至早晨三時方畢。莫索里尼毫不示怯，聽候同志與非難者的裁判。

當輪到他演說的時候，他離開少數伴他的朋友，大膽穿過會堂的走廊，登台演說，走過走廊時，二邊反對他的人都給他以拳擊的恐嚇。

黨員們前後搖動，高聲吶喊，痛快的咒罵，而莫索里尼神色自如，非常的鎮定沉着，慢步登台，和聲演講。突然前次的情感再度衝動了，他的演辭變得尖刻，決絕，譏刺了他，這叛黨者，對着非難他的人，下嚴厲的判辭，好似一位裁判官，行刑吏：

「……可是我明確的告訴你們，從此刻起，我對於那些當着萬分危急的時候而不表明立場的人，將予以嚴刻的處置！我對那些沉默無言，虛偽的，懦怯的人不表同情！」

會場的四周霎時傳出一片噓噓聲，狂喊聲，表示反對他，而他却更加憤恨，威嚇他們，一如他是他們的專制君主一般。一人反抗多數人，他從不會躊躇猶豫的。

莫索里尼在羣情憤怒之下，非但沒有恐懼，且高聲喊道：

「你們恨我，因為你們還愛着我！」

接着他解釋他之所以寫那篇著名的論文的動機。但是在那一夜，他的嚴正的邏輯，熱情的辭

采，對那班不能寬恕他的羣衆，却不發生效力。他突然攫取放在面前的水杯，擊成粉碎，血從手臂流下。他威嚇地舉起雙手，向責備他叛黨的社會黨員喊道：

『你們有權力來開除我的黨籍，但是你們却不能從我的腦中開除我的思想！被這唯一國際叛徒，德意志社會黨人所蹂躪的戰毀的比利時與法蘭西的土地上，已發出慘痛的呼聲，我對於這種呼聲，再不能充耳不聞了！』

數日後，波倫亞集會中，莫索里尼被開除了黨籍，且同時被革去前進報的主筆之職。

莫索里尼脫離社會黨後，衣袋裏只有五個里拉了。但於十月十五日創辦意大利國民日報 (Il popolo d'Italia)

『法國人的錢』是敵人的攻擊。後來經三位社會黨員與三位中立派者調查的結果，他的基金是從友人同敬仰他的人中募集而來的，還有許多廣告家爲了幫助他而先付。

意大利國民日報負有兩句格言：

「誰有鐵誰有麵包。」——布朗葵 (Blancqui)

「革命是槍刺架成的一種思想。」——拿破崙 (Napoleon)

第一篇社評爲「勇敢之人。」末云：

『意大利的青年們，你們來自田間，來自工廠，來自學校，你們年青而又精神旺盛，你們是這時代的驕子，負有創造這時代的歷史的使命，爲了你們，我們才在片刻的逗遛之後，再度前進，爲了你們，我才積極地主張參戰，這句話在平常我決計不會說出來，這個，我現在才敢大聲呼喊，誇大地，激

烈地，毫不隱匿地，完全自信地叫出。因為事實是如此；所謂這個是什麼，是一個可怕的，蠱惑的，「戰！」

莫索里尼之所以不主張參戰，因為他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戰爭是娛樂或是侵略主義。但是他現在也堅信了，一方面意大利人民有一種道德的責任，去幫助法蘭西去解放難以收復的省份；他方面意大利之整個的補救，需要一次流血的洗禮。他以為只有戰爭，才足以使意大利人民不至依然是沉睡，而在過去民主自由政府所允許的可恥的昏迷中，瞿然覺醒。

莫索里尼理會到許多意大利人寧願苟且儉安。

「苟且儉安！」他說：「一切強有力的刺激都消失了，痛苦的但有益的進步的鞭策，懈怠了。人們是訓練着去模仿自然界中懦怯的種族的，這種種族會得利用詐死的方法避免危險，把危險推到別人身上去。每一種文明的新的征服，必是一種危險，或悲劇。因為，正如尼采所說「個人是無關緊要的。」實言之，個人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目標；他必須把自己看得很幸福的，因為他具有這個時代，為未來的人類，開闢一條光明大道。未來的創造可以充實生活的內容，可以慰藉煩悶與悲哀。神祇是死亡了；超人的日子臨近了。」

莫索里尼要求一種理想主義的繼承思想；但不同於過去的理想主義。

「爲了要瞭解這種新理想主義起見，」他的寫作中說：「我們需要一種新鮮的，活潑的，因戰爭獨立，危險而更有力的精神，一種足以使我們從愛好隣人的原則和基督的忍受的志願中解放出來，而恢復世界進取之目的，乃人類之希望及野心的精神。」

他非常自信，且以爲意大利必勝。當他脫離社會黨之後，一般人都以爲他的政治生涯的喪鐘已經鳴響了，但是六個月以後，一九一五年五月中，他的人格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成爲最特出的一種了。全歐洲各國雖在如此紛亂之中，在可怕的極痛苦的大災難中流血掙扎，但都很注意他。

一九一二年，法國的革命哲學家喬治·索來（George Sorel）寫了一篇文章，論及莫索里尼：「我們的莫索里尼不是一個平庸的社會主義者。我相信有一天會看見他領着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握着他的利劍，向意大利國旗致敬。他是個十五世紀式的意大利人，是一個 *Condottiero*，他自己雖尚未明白這一點，然而，惟他，才是個強有力的人，能把他的國家從積弱的政府中救起。」

中立派與主戰派的爭論已經決裂了，在受過離亂的意大利人眼中看來，莫索里尼好似一燐光明的希望之火。

第九章 主筆

他的報館真是個奇怪的珍物，*陳米蘭*（Paolo da Cannobio）街，是三間東歪西傾的破舊的大房子。壁紙碎裂，桌子統是跛腳的，大部分的椅子沒有底。

編輯人員，皆俱有特殊的風格，來自意大利各地，他們富有熱情與天才，真誠與豪爽，思想高尚，信仰純潔。

他們怎樣碰到莫索里尼，已無人知道，連他們的名字現在也都湮沒無聞。他們都是純正而努

力的青年，對他們的工作與事業非常發生興趣。

莫索里尼對文憑與證書頗示輕視，不向人檢驗他們的文憑，出身履歷表或保薦書。「假使智慧還存在着的話，」他時常這樣講，「牠們不需要在高等皇家學院或大學的文書保管處了。」他所有對助手們說的話是「幹吧！」如果他們會得幹的，便交給他們去幹；不然的話，便自己的幹，送他們到門口，對他說句有禮而又嚴肅的話「再會。」用這樣的方法，他收集了意大利的出類拔萃的作家，同樣的收集了藝術家，音樂家，演說家，同組織家。

那是意大利新時代的年輕的活潑的靈魂，夜神降臨到這三間臨 Paolo da Cannobio 街的傾斜的房中來時，室中充滿喧嘩之聲，寫作的寫作，吸煙的吸煙，大聲辯論的大聲辯論，排鉛字的排鉛字；在這噪鬧喧嘩中，產生了意大利最生氣蓬勃，最喚醒人的，最有趣味的日報。

到處都有標語，門上，牆上，桌上，牠們的使命是在維持編輯部同印刷部的秩序，以及防止突然進來的不速之客。

「編輯人員在他們未來之前不得離開——即不得走出，直等到他們已經來了。」開玩笑的一條。

「可以用一個字來表達的而用了五個字來表達，是最愚昧的犯罪。」另外一條。

第三句貼在莫索里尼的門口，是二句題銘：「來者示我以尊敬，去者予我以歡樂。」

第四句掛在沒有門的門道上：「隨手關門。」

「同人工作時，務請勿喧嘩，」釘在桌子上。

這樣便是一間這班熱情的、光明的、孩子氣的青年們的意志的陋室；這些青年的意志，正在給意大利製造法西斯安排一個新的命運。

莫索里尼辦事非常活潑銳敏，而工作的籌劃也很神秘，即使很親近他的人，也覺得如此。

當他雙眼平視，遠注，臉部表情緊張，跑進房裏去開始把桌子上的紙亂丟，亂撕，正如一個神經質的人，在進餐時將刀叉亂動，這時候，他的同事們便知道他是在憤然發洩他的思想，使他的特色，深印於他們的心頭。

這時候，他憤恨粗暴地叫人，態度很不文雅，兇兇怒視。

「僕歐，拿咖啡來！不許別人進來！誰進來就把誰打出去！」

「但是，我要拿着咖啡進來呀，先生！」

「就把你打出去！」最後發出使人安心的笑聲。於是門關了，一切歸於靜寂，莫索里尼在工作着。在他背後的牆壁上掛着一面大黑旗，是意大利戰時精兵隊「A.C.I.」的軍旗，兩邊配置着一個白色的頭顱和一把戰刀，桌子上書本的壘與紙張陣隊間，躺着一柄二十發的自動手鎗，像一個顛倒的間號，遠遠的加特西（Carpaccio）的書本上，放着一把長而鋒利的獵刀，近墨水瓶的地方，靜臥着另外一柄手鎗，細小精巧，好似太太們的叭兒狗，永未受到陽光的稿子上，站着發光的子彈匣，恰如戰神的魔鬼似的烟管。房子的一角，一尊小小的野戰砲，當作火爐用着。

這可怕的武庫中，莫索里尼的身影，襯着黑旗的背景，很清楚地顯露出來，像一個白色的幽靈。他努力地工作着，急喘地呼吸，好像一架蒸汽機，把新思想噴了出來，組成清明新鮮的辭句，爲着貪

食的排字機製造食料。

偶然門外的同事們聽到他的一聲勞倦了的嘆息，以及筆尖在紙上寫動的嗖嗖聲，在這世界中，好似一隻年輕壯健的老虎的抓爪聲。但是他的工作並不臨時匆匆作成，讀者們也會如此感到吧。他事先有充分的預備，時時刻刻修飾他的新創作，考慮再三，同自己再四的商決，刪棄不能用的，保存有趣味的，及至寫作完了而認為滿足了才能。

他既沒有參考書，又沒有其他各種書籍。凡是他讀過的東西，便永久印在他的腦中，這便是他的參考材料。他從不作扎記，也不查考政治的或歷史的指南。他的前面永不會有障礙的存在。事務雖煩，想到的便做，不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思索着，火車裏，戲院中，當「休息片刻」的時候，甚至台上的伶人互相對白的時候，他都不住地在思索。他在他靜室中伏在桌子上寫，在友人鬧噪聲中也寫，甚至躺在野戰病院中的搖床上，一隻脚流着血時也寫他的文章，在戰場中射擊休止時也寫他的文章，伏在咖啡館的桌子上也會寫他的文章。四海天涯中，到處都是他的家庭，他對於工作室，辦事房，沒有一點偏愛。他像一個兵士，到處都可露營度夜，需要前進時便再開始行軍。他愛一切人，但沒有一個人使他戀念，對他自己的相片尙且不認識，遑論他人了。

他常常每天讀完他的報紙，一面一面他都讀了，考查它殷勤而高興，正如一位管絃樂隊的指導長聽着他的樂員們的奏樂一樣。

他切愛他的報紙，他切愛他那驕傲無禮而勇敢的孩子，以及那孩子所受到的生動的，勤懇的，激烈的性格。有時他看到自己的充滿生氣與進取精神的報紙，他的心幾乎受了藝術家的誘惑了。

「我幾乎差不多要毀了它啦！」一天他自己玄妙的自認。人家問他爲什麼要毀了它，他却聳聳肩膀。思索了半晌，終於瞠目無言以對。

他不喜歡那些職業化的記者，以及不能編劇的記者。他的報紙，因此是一種專門供給大學生的讀物。「所謂新聞紙」他說，必須成爲一種電火，生命力，炸藥。

他的演辭同文章皆具精明鋒利的風格。他的演說最足鼓動羣衆，說得慢，而又清楚慎重；他的姿勢，沒有像意大利人那樣好動，但是很多用他那改變不定的臉部表情來補足他。他平時的姿態，只是規律地緩緩地動他的右手，大姆指同食指緊握一起。但是他臉部的表情，却千變萬化，不可捉摸。表示威嚇時，低垂着頭，咬緊他的牙根；表示憤怒時，頭稍稍向後仰，半閉雙眼，表示希望時，身向前傾，語氣柔和。他極力避免空話每一句話都包含着重要的意義。他雖卽席演說，事先沒有準備，也都說得合乎邏輯。他的演說辭富於想像力，奔放而飛躍，却又簡扼，非十分修飾的。他個人的吸引力極大，尤其是當着大衆面前的時候，便像一塊花崗石，充滿着「篤信」、「勇敢」同「力量」。一切圍着他四週的東西，都似乎脆弱而不能經久；一切繞乎他四週的人，都似乎是些下賤民族了。

莫索里尼的仇敵同反對派，以爲莫索里尼以及日後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都是他們自己的產物，這種觀念實在是錯誤了的。他們再三的說莫索里尼受過賄賂。如果依照這些控告狀的總數看起來，莫索里尼真是受過每個人的賄了。他們說莫索里尼是個貪財好名的人，野心極大。可是莫索里尼既不愛富又不怕貧。穿一件晚裝與一件破舊的衣服在上等館子裏進餐與躲在自己房子裏咬一片麵包喝一杯牛乳，對於他，並沒有怎樣的不同。在報館裏的時候，他好幾天只吃一些麵

包同喝點酒度日。人家也知道他有時臥在編輯部的桌子上過夜。在決鬪同爭打之中，他常常預備去接受一個新的擊襲，而新的擊襲在那時也是常有的。

他以爲人之所以生存的理由，以及生活的樂趣都在動作之中。天賦他銳敏的腦力同熱烈之意志，剛強如細劍。他從不誠心同意一個公式與規律，可是他勇於觀察這千變萬化的現實，用以明瞭和克服這種公式或規律。他沒有死的懼怕，曾數次的碰到了它，可是毫不吃驚而發抖。任意大利民國日報主筆期間曾收到許多匿名恐嚇信，他一律將它們投進字紙簍裏，連看也不去看一下。雖然天天有着死亡的威嚇，對他的生命的企圖，以及敵人的陰謀詭計，他却時時一個人出現於那些因爲他的勇敢與才能而崇拜他的大衆面前。

他熱心提倡迅速運動和人類當戰勝一切元素，他酷愛各種的遊戲，尤其是歡喜騎馬，開摩托卡。他開車完全橫衝直撞，好幾次他衝壞了傾斜十字街上的欄柵或別墅的大門。他冒險衝過有裂縫的峭岸越過危險的障礙物，差不多似乎他覺得有一種蔑死亡的急需。

某夜米蘭的警察在米蘭波倫亞汽車路上追一輛違警的開駛過速的汽車。看到的人都以爲是追捕犯人吧，却不料這位犯人正是莫索里尼，正專心致意的想脫去追捕他的警察，因爲他明天一早便要在波倫亞公園中同他的政治反對者決鬪。抵達波倫亞公園時，他身子很疲乏了，而神經非常緊張，但是他不管這些，只專心致志地想如何在第十二次的與人敵對時，使敵人受到重傷。他非常愛好飛行。他時時練習，想得一張航空技術師的執照，他表示自己的勇敢。有一次的飛行，也不幸墮地，受了重傷，同飛的人並且死了，但是他一點也不減少他的飛行熱。

他體格強壯，有道德的勇氣，自信心極強，以為自己是超乎一切之上的人。有時，他放縱在勇敢的瘋狂的事蹟中，似乎在試驗他的同伴們的勇氣，他從事鬪爭時，犧牲一切，爲了獲得勝利，即使是最寵愛的東西也不惜犧牲。可是在他的羅馬人的古銅色的面幕之後，一種溫文的禮貌同孩子氣的光明磊落的態度，依然是常常潛伏着的。

遠離他的人或者會輕視他，甚至於恨他，但是一接近了他，便不能逃避他的神妙的魔力。即使他的敵黨黨人也不期然而然的景仰他。在他的諷刺的筆鋒與善辯的口鋒之下，更不覺低頭傾服呵！

第十章 宣傳家

最後，終於脫離社會黨的羈束而自由了。

莫索里尼盡力在自己的報紙上發表他的意大利應同情於比利時及法蘭西而參戰的主張。這是件偉大的事業。因爲牠可以推翻一個民族自私自利中立主義。這個民族年來只度着苟且平安的生活，走着不抵抗的道途，並不期望實現一種爲自我犧牲的光華所造成的理想。

意大利參戰的主張也可以使德國大使馮普羅（Von Bulow）的知友吉羅提（Giolitti）及懦弱外交的陰謀，都受到致命的打擊。並且使意大利垂死的精神，投袂而起，爲意大利準備一切，對付陸海空各方面的實際戰爭。

一九一五年正月莫索里尼組織：「法西斯革命團」(Fascist Revolutionary Action) 團員有五千人，散佈各地，多是強健果敢的人。在第一次的集會中，莫索里尼作如下的演說：

「我們這些朝氣蓬勃的軍團，具有革命的勇氣，反對因襲和傳統；從這些軍團中，我相信一定可以有些新奇的事物發生。這種新奇的事物，今天是戰事，因明天也許可以是革命。」

「我們主張參戰有兩種目的：國家的及國際的，牠可以促成奧匈帝國的崩潰，也可以引起德國的革命，於是波及俄國；簡言之，牠可以幫助全世界的自由運動與革命運動。」

「戰爭是鑄鍛新的革命領袖之熔爐。我們參加戰爭是像過激黨員，革命者，反憲法主義者；而不是像國家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只有鎗彈才能靜止我的說話。」

三月十一日他在羅馬被捕，經過審問之後，押了幾天。十日以後，他同社會黨代表格羅多·帕里夫 (Claudio Treves) 作劍鬪，輕傷了他的敵人。此後接着有多次的吵嘴，挑戰，恫喝，療治，以及多次的決鬪。

莫索里尼的持久性真是個神造的不可思議的奇蹟。現在，他的有力的演說，得到從法蘭西傳來的反響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詩人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於拿破崙逝世紀念日中在夸多 (Quarto) 演講，夸多係昔日意大利救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的 (Garibaldi) 率領他的千餘個萬古流傳的同志，到意大利南部，使牠脫離波旁王朝的壓迫的出發地。這詩人的堂皇偉大的演辭，是莫索里尼在辛勤準備的大火災的火花。

親德首相吉羅提，常設法消弭意大利的反德空氣，可是，他的努力，被意大利國民日報的社評，

掃盡盡了；他又答應如果意大利能守中立，德國願意助意大利擴張牠的領土，並且可以與中部列強作有力的聯絡，但是失敗了；他又向意大利下層民衆宣傳戰爭的可怕以及死亡的恐怖，而思引起我們享受物質的慾望而不主戰，也是失敗了；詩人與演說家口中的意大利的眞精神是拒絕一切的妥協與調解，絕對無疑的「對德宣戰」。

『如以我而論』他寫道，『我堅決地相信，爲了意大利安全的要求，我們至少要把幾打代議士看作國賊一般的槍斃他們！我也堅決地相信，意大利的國會，只是傳播瘟疫的種子，毒害着整個民族生命我們必需改組它』

五月十五日，他的言論以紅字印出：

『意大利的光榮與將來，是瀕於危境了。我們的時代，正當着牠的歷史中最可怕的兩難情形；而這種決定的責任在人民身上。我們必需於參戰與革命二者之間，抉擇其一！』

數日後：

『意大利的鎗刺——是歐洲的命運，也就是意大利的命運————休息在你們的鋼鐵上！』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繼吉羅提而任首相的安東尼·薩郎特拉（Antonio Salandra）乃俯從民意，對奧大利宣戰了。次日莫索里尼作評論之：

『目下政府已下戰書。吾人不應再有黨派之見，只知吾儕爲同一民族。今鋼刀相擊之聲已鏘鏘而鳴矣，吾人不禁心底發聲而呼：「意大利萬歲！」只在此刻，吾儕方感到意大利之存在，方覺及意大利乃人類命運中之要素，只在此刻，吾儕方覺悟意大利乃一歷史的，生存的，具體的，永存不

朽的人格！

『吾人爲祖國而犧牲生命，毫不恐懼，更不懊悔！』

沒有一個意大利人會忘記那個一九一五年的光明的春天吧！那時參戰的喇叭聲，瀾漫全國。自厚積白雪的阿爾卑斯山巔迄日光閃耀的西西里海岸，自森林密茂的亞平寧山麓迄被海浪衝擊着的撒丁尼亞岩石，到處都軍旗飄揚，隊伍行進，戰歌盈耳；到處都又唱起門美里（Maneri）加里波的讚美歌，活像意大利神聖的死者已起而和光明的生者共前進了，這偉大的祖國，再度佩了Scipio 劍，爲着牠的偉大悠久的歷史的使命奮勇前進了。那使命在味吉爾（Vigili）的不朽的詩中有得寫着：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羅馬人呀，用你的威權，好好兒治理你的國家吧！」

意大利人業已不再沈淪在他們過去的懶惰中了。從阿夸（Argua）與拉溫那（Ravenna）的莊嚴的陵寢中，從絲得利安惱（Salsguano）與加浦列（Cuprena）的威肅的墳墓中，意大利的偉大人物的精神，似乎給子生者從心底發出的參戰的熱情以一種同情與鼓勵。

怎會發生這陣神祕而不易捉摸的微風，突然變成狂飆，遍掃全國，決定了宣戰？怎會發生這迎合民意的鞭策，使學校與官廳，農村與工場，演講廳與實驗室，宮庭與茅舍中的人民，都穿上了青灰色的軍服，步伐整齊，心境愉快，向前綫進行？怎樣一羣懶惰的，平庸的人民會齊聲要求宣戰？怎樣許多愚鈍的農民與低微的工人，既不明瞭過去的歷史，又不懂得政治及哲學而會突然被莫索里尼

的聲望與鄧南遮的魔力所推動，生者死者的演辭與遺囑，所說服而奮起？

在國家生命過程中，一如個人的生命過程中，有它的轉變與決定點，當即使昏者也需看，費者也需聽的時候，生死的關頭走近了，大家都必需感到它，生死的關頭到了，大家必須振起自我犧牲的精神，剷除每種自私自利的思想，以及野心，因為大家都覺着社會的公平與權利已瀕於危境了。當着這種時候，不僅是愛國心，並且是愛人類心刺激着國家和個人，爲了人類被奴使被壓迫而奮鬥，大家一齊站起，有如古代的密集隊（The ban Phalanx）邁勇前進，以博勝利，不勝利，毋寧死！

在這種爲不義與侵略所引起的戰爭爆發了時，意大利不再感到昔年不自然地訂下的盟約之限制了。牠的加入協約國這一邊，是牠的坦白的意志的產物，和牠的歷史，哲學，文學與藝術的自然的結果。這是理智與理想主義打倒了無益的，唯物主義與空虛的實證主義的勝利。有如一切偉大的精神的背叛，這不是只認識物質與利益的破壞哲學的結果，而是一個理想的強有力的推進的產物，這種理想，並不注意目前的利益，却要鼓舞國家對付一切困難與危機，以實現公道的勝利。

在這尚未決定的時期內，主張參戰者，在意大利的市街上，要同時對付過激黨員與吉羅提的警察的阻難，經過這個時期以後，要求戰爭的洪亮的呼聲，才響遍了全國，這時，全國都武裝起來，準備作戰，準備最後犧牲。

第十一章 從軍前後

宣戰不久，莫索里尼便請爲義勇兵。但是他的請求被拒絕了，他得等到軍中需要他們的時候。這個時候要到九月二日。他把關於管理報紙的一切的事務，委托給他的最可靠的助手，裴珊泊·特·沙爾可，於是赴前線加入作戰。在他最後的社論中，他對他的同志們說：

「我們預備着遭遇戰爭的艱苦與危險的我們，應該覺到我們的後方是有防衛的。睜開眼睛看吧；我們要前進，要不怕一切地前進，如果是必要，不要給豺狼和敵人有一分鐘的喘息。我們要盡心竭力，和他們作殊死的搏擊。這便是我的臨別贈言。」

他在意大利的有名的伯薩格利 (Bersaglieri) 步兵隊中當一名小兵，開始了戰爭的生涯。他參加了幾次前線的戰鬥；他的大佐曾爲了要他寫一部關於他的團部的歷史，叫他駐在後方，一個平安的住所。但是莫索里尼回答說：「我爲作戰而來，並非爲寫文章而來。」他依舊蹲在戰壕裏。

「因爲他底可以取法的行爲，他底充譽的精神以及他的心靈的恬靜；每一件苦工或冒險的進行中，他總是第一個人。他蔑視危險，他祇熱誠地，精細地以達到他的任務。」

這個好聽的頌揚祇做了他被擢爲伍長的原動力。他從沒有得到更高於把總的階級。他底社會主義的過去阻撓着他。有一次他被許去受軍官速成科的訓練，但是六天以後，戰壕裏需要他，於是命令又把他召回來了。既不驚異，也不悲愁，他茫然回歸原來的戰地。

在他片斷的暇閑時間內，他寫了一部戰爭日記，他的單純的，分析的，真實的文章，不但描寫出了一幅戰爭在一切可怕的事物中底顯明的圖畫，並且使讀者的心中產生出一個深沉而永遠的印象，留下了一個恐怖與哀憐的巨痕，即使到現在還不會被遺忘的。

在戰壕中，當着這迫切的死亡，沉浸在污泥裏，飄零在風雨中，看到了兵士們把祈禱和咒咀交互着的情景，他開始認識了從羅馬放射到全世界的宗教的偉大。

幾年後，當他在國會裏談到「羅馬問題」的時候，他用這樣的語來驚動每一個人：

「有一個問題我希望黨中的代表們都能加以注意。這個問題就是一個關係的可能性，不但存在於法西斯蒂和天主教黨之間，並且存在於意大利與梵諦岡之間。

「自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人，我們都曾在春天舉杯發誓從事反教會運動；我們大家都憤恨這兇惡的梵諦岡，如果不記錯，就是加提西（Carducci）在他給法蘭拉（Fenara）的抒情詩中所稱爲「豺狼的牠」的；我們大家都曾聽到過關於這「殘忍的教皇」竟是一個真理的顯赫的預言者以及關於那個底排（Fiber）的黑髮女人她指示給這些冒險到聖·彼得去朝拜的人一堆無名的廢物。

「我深知羅馬的至高無上的拉丁傳統，現在是被天主教所代替着。如果照毛森（Mommsen）三十年前的說法，以爲一個人想不到「廣大無邊」便不能想到羅馬，那末我深信現代唯一的宇宙存在觀是從梵諦岡而來。

「同時，明顯地說，我經驗到一種悔恨之感，當無論何時，我聽到一個國家教堂的建立的時候，因爲每個國家教堂的建立，便是說有幾百萬人民，再指望羅馬或意大利做他們精神上的指引。因此，我主張，假使梵諦岡堅決拒絕牠底人間權力的迷夢（我想這正在進行之中），那末意大利當使梵諦岡來處理她的學校，教堂，醫院及其他。

「世界天主教的發展，即從世界各地而來集中於羅馬的四萬萬靈魂的增加，是一椿非常有興味的事件，而且我們意大利人民可以據以自傲的。要不是他們自己的普遍而永久的意識外，他們自發地團結堅固，一個人口千數以上的種族，經過無數的融合與競爭，使他繁榮，又使他衰敗，而散處天涯。怎能依舊團結一致？如果一個國家只委身於「自私」的，欺詐的享樂主義，而且不能用「上帝」這個絕對名詞的概念來遷移牠的愛國主義，那末這個國家怎能在荒亂中強盛，在勝利中偉大？」

「天主教的，宇宙的羅馬；基督與聖·保羅曾自稱為牠底市民的羅馬；這羅馬的無上權威，是我們所絕不能輕視的我們民族團結的一個因子。」

莫索里尼常常給他的同伴以安慰與鼓勵，使他們不致因別人的死亡而畏縮。他總是第一個跑到有危險的地方去。好他幾次受傷，但一到傷痕痊愈，他便立刻回到前線。他的豪勇的事蹟，反復地記載在團部戰報上。

但是同時，社會主義者對於這個已被他們逐出了的同志，並不稍減其憤恨。莫索里尼同隊中的一士兵，接到了他的村中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底一封信，信內這樣寫着：

「我人頃悉足下正與莫索里尼同在前線作戰，莫索里尼實為一著名之叛徒。我人將極誠感謝足下，足下如能出其不意，立殺此獠，至此項工作有何必要之理由，足下可置之不問。」

但是，兵士們在敵人的炮火之下，已結合起一種真誠的友誼。這個社會主義者竟把這信給莫索里尼看了。

「居留在家裏的人」莫索里尼微笑着說，「尤其是他們想避免兵役的，本來具有特異的思想。」

有一天莫索里尼被一個開花彈炸傷了四十二處，其中三處，尤其十分危險。他躺在龍區（Ronchi）的一個病院裏，他的朋友們，將軍們，以及國王都跑來看他。

「喂，老朋友！一個來看他的舊相識叫了起來，『怎的這樣可怕的迫擊砲竟向着你開放啊！』

『你沒有一刻不射擊他們只偶然給你一兩次報復吧了，』他笑着轉過身去。

他們把他從戰場上抬回的時候，他甚至已毫無知覺了。他們說他祇是從一堆已死和將死的同伴之中，睜大了眼釘着人血從他底臉上，眼上流下來，紅得像火，神情是憤怒的凶狠的，似乎對一個心愛的聽衆講話。他們從他身體中取出無數子彈的碎片。他受了傷，但是他從不發出一痛苦呻吟。

他躺着發燒，眼睛張大牙關緊閉，國王跑來看他了。維克多·愛曼紐爾（Victor Emmanuel）開始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但是莫索里尼立刻截斷了他：

「留起你的仁慈的安慰，爲躺在這個病院裏的別個受傷者吧，陛下。我已慢慢好了，因爲我還須爲我國家而戰鬥。」

國王離開了他的床邊，他聽得他在喃喃說着：

「這真是一個倔強的人。」

莫索里尼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對於故鄉，依舊保有熱烈的愛戀。人們遠離故鄉，客居

異地，回憶起來，常覺故鄉更是可愛。故鄉的精髓，常在遊子羈旅的情懷中旅行着。思念故鄉的迫切，旅行的孤客，自然常遠勝於平安地老留在家裏的人。

莫索里尼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他安然忍受着外科手術和肉體的苦痛。痊愈以後，他便離開病院，請假回家。那時，他的臉色是這樣蒼白，身體是這樣傷痕斑斑的，而他還是要這樣急急的回歸前線，看到他的這種情景下的回家就是他的最殘酷的敵人，也默默地不作聲了。

但是他却被光榮地罷免了，因為他體力的孱弱，於是他只好專心來辦他的意大利國民日報。他聽到了開普萊禿 (Carpotetto) 的不幸的消息，他的神經突然受了重大的刺激，幾乎昏暈過去。七天七夜，他沒有合上一次眼，最後他的朋友們只好替他注射嗎啡劑。他反對自認失敗，寫出忿恨的論調，決定要和每一個社會主義的零星組織，作最後的搏擊。他的原名爲「社會主義日報」的新聞紙，現在便改名爲武士與生產者機關報 (Organ of the Fighters and Producers) 酷刻地用他的立場，反抗着一切違反國家觀念的運動、黨派、與主義。

他要求意大利青年，鼓勵意大利青年，繼續戰爭，以求貫徹。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寫了一篇文章，豫料最後的勝利。

『在梵內新 (Venetian) 平原之上將有大戰發生。在國際間的最後搏擊中，歷史的道路與戰場是永不改變的。同盟國的錯誤，在他們用了沈着的日耳曼精神，把自己裝在狹的壕溝裏；因爲他缺乏剋造的天分，所以他們便都把活躍的生氣喪失了。

『每個地方，或者除出俄國的前線以外，都進行着策略的戰爭。我們已用了一大批迂迴無用

的戰略，而沒有安排一個必操勝利的計畫。最後的失敗，將發生在廣大的平原上，和某次一定的戰役中，並非在圍攻這些土製的砲壘。一次大戰以後，把敵人的陣線攻破，這樣不但要把敵人驅回到他們的出發地點，並且要驅逐他們回到他們本國的腹地。」

十一月二日，他發表了一篇非常的論文：

『我們的歷史與世界歷史的傑作，曾在意大利河流的兩岸發生，而且即以意大利命名麼？諾迪克（Nordics）人民與地中海人民間，文明人與野蠻人間的新的大規模的衝突，會發生在庇阿夫河（R. Pado）流域麼？在命運之書上，是否注定了大日耳曼主義的失敗，開始發生在法蘭西，而最後發生在意大利？這些我們都將在幾禮拜之內完全明白，或者幾天就夠了。

同時，讓我們的心中，滿懷着希望吧。昨天的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將有夠用的煤麼？」「我們將有夠吃的麵包麼？」「我們將有夠用的柴薪麼？」但是今天我們要問，「我們將有夠用的鐵，夠用的炸彈，夠用的鎗刺麼？」

『我們將忍受飢寒，飢寒並無多大關係。侵略才是百倍於飢寒的惡魔；侵略才是恥辱。我們決不能忍受侵略。我們亦盼望勝利！我們必須勝利！我們必將勝利！』

意大利人的氣質，精神與勇敢，曾幾次克服了敵人的暴力，而這次是最後一次了。意大利的灰青色的軍隊，攻破了維多利亞·梵內托（Vittorio Veneto）地方的奧大利戰線。並且殺得他們片甲不留，使全部同盟都震駭而驚異——他們本來對於意大利的軍力，是沒有信仰的。勝利的意大利軍隊，迅速地占據了奧國的無數城市，眼見被占區域的人民，在敵人武力壓迫下，紛紛流離失所。

雖然曾有開普萊脫的敗績，但是這次維多利亞·梵內托的光榮的勝利，已足把那次的恥辱洗淨盡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四日，特連及脫里斯（Fino）被佔；於是奧大利請求休戰。在七十萬意大利為國犧牲的生命的喪失之後，在長長四年的沉默的痛苦無言的悲愁之後，戰爭達到了勝利的目的。

莫索里尼這樣寫：

「偉大的時間到了！在這個非常喜悅的時間內，激昂慷慨的情緒，停止了我們心臟的搏動，阻塞了我們的咽喉。我們的長期的與疲乏的犧牲，終於使我們戴上了勝利之冠，我們的眼已倦於飲泣，只有歡樂之淚，從眼中點點滴下，讓我們盡力高呼，從阿爾卑斯到西西利，我們高呼：意大利萬歲！」

第十二章 意大利的新戰爭

停戰以後，許多人都以為莫索里尼將重歸於隱晦的生活了，但事實並不如此。散在各地的退伍軍人圍繞着他，不久他便做了他們的領袖，警告大家留意這些開始安然抬頭的社會主義者的詭計。

莫索里尼在他的報上，忠告政府及國家，須給與這些從血壕中歸來的戰士以豐裕的報酬。

「我們必須永遠記住這些從戰場上歸來的勇士，」他說，「我們必須給與戰爭一個國內的社會的解釋，酬勞曾經捍衛國家而為國家未來的幸福鞠躬盡瘁的大眾。」

但是他的言論並未引起政府的注意。在人民方面，雖然最初曾有一度熱情的勃發，但不久也回到原來的冷淡狀態了。

莫索里尼精神上起了極度的反感：

『安利柯·托梯 (Enrico Tosti)，我們戰爭英雄中的最偉大者，你的生與死，是有無限的價值，超乎一切意大利社會主義者之上，無數行列主戰的人們，是知道戰爭的意義的，去從事戰爭的人們，是知道他們是去殺身成仁的，這些造成意大利英雄主義的可貴的星座的數千武士，感覺到豺狼之羣，抓挖着被他們鮮血所灌溉過的土地，正在他們神聖的骨髓中仔細搜檢。但是這種光榮的犧牲不需要任何的恐怖，可怕的事業正在赤裸裸地開始，這種我們不能讓牠逐漸完成。我們要保衛死者，即使因此而在我們城市的街衢掘滿了戰壕，也在所不惜！』

只有戰後四個月之後，他就明白承認「法西斯」的必要：『我們必需再來預備鐵的工具和鋼的戰士毫無憐惜地肉搏着！』

他繼續寫劇烈的文章，反對政府的迂緩與冷淡，同時列舉許多改革的方案，主張國家對於這些曾經為國家而出生入死的人們，給與特殊的待遇。

但是全部協約國家，正專心在種種可憐而卑鄙的爭吵，那裏有功夫來顧到這些受盡苦痛而解甲歸來的戰士呢？

莫索里尼贊成一種沒有任何保留或諒解的和約，和約應給與意大利一切她所應得的權利，作爲她勇猛參戰的報酬。他是當時意大利唯一的新聞記者，公然幫助鄧南遮，反對威爾遜（Wilson）提出的十四原則，因爲他早已認定這位美國總統的主張，不過是薰染了一種無益的癡情，這種癡情將給與意大利人民極大的不利。他見到威爾遜的主張，建築在一個對於歐洲實況觀察錯誤的解釋上，是意大利最重要的野心的主敵，將使意大利因爲要達到某種企圖和意志的犧牲歸於無用。意大利政府在凡爾塞（Versailles）和會中對於協約強國諸代表的漠然的屈服，引起了莫索里尼極大的憤慨與恥辱。

但是威爾遜的自由主義勝利了，新興的，可怕的精神病的傳播，鼓勵它，煽動它，戰後意大利勞工階級中流行的失業與貧窮，贊同它，擁護它。

俄羅斯成了新的理想。這理想主義的，無訓練的意大利民衆，本來真誠地，熱心地信仰着威爾遜的，現在，在幻象擺脫中，都轉而信仰列寧（Lenin）了一種革命的瘋狂勃發自大眾的情緒與公共的言論。甚至自由論的，民主論的報紙，也開始高呼而預言鮑爾雪維克時期的降臨。從這些不安定的，挨餓的，失望的羣衆中，喊出一個可怕的口號：

『革命萬歲！』

君主，教皇，以及民族主義，這些都成爲過去的名詞了。世界將再不發生戰爭，永遠廢除海陸軍退出脫萊底諾（Trenino），阜姆（Fiume）以及其他殖民地！

過激黨的宣傳員，公開地，無阻礙地，在鼓勵大眾起事，煽動工人斬絕，破壞，毀滅布爾喬亞的束

縛。賣國賊和叛徒們也自由在大街上行走感謝尼蒂（註）允許他們的大赦，而革命的出版物上稱他們為英雄。反對國王及軍隊的傳單、標語和國畫，分遍了每一條大街，貼遍了每一面牆壁。

當凱旋的軍團決定要在羅馬的大街上遊行一週時，尼蒂不答應他們這樣做，要他們注意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恐嚇，並且還把已經築成的凱旋門命令拆毀。

有幾個城市中，赤色幹部逐出了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廢除租稅，自充地主，自訂結婚及離婚法，並且匆匆設立一批殘忍的赤色公安隊，以代替從前的警察。如果一個警察、士兵或是公務員，居然穿了制服前來搭車，那駕駛員非等到他下車，決不開車。戰爭的英雄們，戰爭的殘廢者，自兵卒以至將校，甚至陣亡者的母親、穿婦、姊妹，以及情人們，都被公然在大街上叫罵，他們胸前的勳章被人丟掉，他們肩頭的制服被人撕破。無論士兵或公務員，都不能保障自己，因為軍政部有命令禁止他們攜帶武器，而尼蒂內閣又忠告他們在可能範圍內，竭力避免露面，不在服務的時期內，寧可穿上普通的服裝。這種高壓的法令，自然不能邀得軍人的諒解，也不會使他們就此忘却，無疑地牠完全做了一個有力的誘因，使無數兵力與軍官，毅然加入莫索里尼所領導組織的團體。甚至在羅馬，算是在暴風雨時代，意大利一個最平安的城市了，也不免為了一句「意大利萬歲」的口號，人民的被殺祇當得幾條狗被殺一樣。

地主與農民，在眼睜睜望着他們的收穫被損毀了的刑罰之下，被迫繳納極重的租稅與赤色幹部。意大利完全陷入無政府狀態之中，或者只有一種出入意表的奇蹟，才能使牠混亂的革命情況，重歸於平靜吧。

但是一切這些騷擾、殺傷，以及凶暴殘忍的事實，祇是少數熱情革命者煽動的結果，他們藉少數野心家的背助，要把他們的意志，強逼意大利的大眾承受。他們所以能驟然得意，有兩個重要的原因：政府的過分懦弱，不敢採用任何方法，以謀遏止過激黨自身有強固的勞工組合。

因爲內閣的怠惰，絕不一謀阻止過激黨的殺人放火，破壞擾亂，以及用赤職代替三色旗等不法行爲，使這種不幸的事實，更趨於危急。在整個時期內，政府本來不難取斷然的處置，但是牠一味承認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每個要求。

漸漸一切守法的意大利人都深信國家已無力再保護自身及其人民，赤黨劫掠的反抗，國家和人民安全的保障，都將是一種私人的而非公家的冒險了。自然這是一個可憐的決定，但却只有這樣做才能從紛亂之中打出一條生路。任何自尊的民族，必將採取同樣的步驟，如果他們的政府已經停止職能及權力的運用，而紛亂與革命正壓迫着社會上大多數的守法民衆。

第十三章 法西斯主義的產生

在等候着革命降臨的黑暗與恐怖中，却有一線光明射徹了這籠罩着意大利的赤色雲霧。光源便發自莫索里尼及其意大利國民日報。他深知革命的信徒正預備把國家陷入一個淒慘的地獄中，於是他鼓起純潔的勇氣，冒着生命的危險，開始宣傳愛國主義的福音，較從前更顯得熱烈而認真。

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到米蘭召集了他以前軍隊裏的同伴以及他政治上的同情者，第一次組成「戰鬥的法西斯團」(Fascis di Combattiments)，有一五〇會員，都是年輕人，充滿着勇敢和大膽的堅定，要盡力撲滅正握住了意大利一切的鮑爾雪維克威嚇。

法西斯黨自認牠的目的是「組成一個武裝的革命團體，喚起意大利的民族觀念，撲滅這種正在使意大利民族趨於紛爭擾攘的勢力。

當時這個計畫，似乎非常可笑，而且顯然將歸於失敗。意大利出版界完全輕視這個新革命團體的基礎。只有意大利國民日報維護着牠生存與繁榮的權利，莫索里尼在副刊的評論上，曾寫過這樣一段：

『有一天你要談到「法西斯」了！是，你必須談到，而且最後你得常常談到！』
當一家過激黨底報紙這樣恐嚇着時：

『我們將在大街上建築我們的堡壘！莫索里尼大聲回答：

『造堡壘，你敢造起來我們已預備好了把牠們打倒在你們腳下！』

過激黨喊出『我們要開始革命行動了』的時候，莫索里尼說：

『不錯，前進開始！可別虛張聲勢！』

可是這却有些滑稽了，莫索里尼自己才是虛張聲勢呢。

如果赤黨的確有勇氣，他們當時不難達到革命的成功，因為實際上並沒有一個人能阻止他們。可惜這一隊無秩序的，狂妄的赤色遊民，缺乏一個真正的領袖。尼可萊·列寧是知道的。

在他們勝利的前夜，意大利社會主義黨代表及勞工領袖，於一九一九年，帶了意大利過激黨的尊敬，到俄國去謁見共黨的總領袖的時候，他接見他們後的第一句話，便是『爲什麼你們失去了莫索里尼呀？』『你們幹了一次極大的錯誤了，他是一個剛毅而富於能力的人，無疑地他將領導你們到勝利之路。』

『是的，我知道，』托洛茨基正在答復一位和他談論意大利實況的意大利赤黨領袖，『他們遺棄了莫索里尼，他們唯一的福星，他們中真正能從事革命工作的一個人。』

同時莫索里尼正在號召更多的同志，羣集於「法西斯」的黑旗之下。他的努力，得到意外的成功。救國的聲浪與救國的人圍繞着他，看他主持救亡的運動。

他覺到自己正在發展的勢力，傲然立於鮑爾雪維克旋風之中。他帶了他的同伴，他的「最黑暗時代的法西斯黨人」，走到大街上，拿起手鎗，擊散赤黨，把他們趕回寓所。

最初，事情進展得遲緩。好多法西斯黨人冒險出行，便受着殘酷的侵略，帶着死傷回家。於是一樁狂暴的事件給與法西斯黨一次突然而可怕的推動。波隆那市公會中多數社會主義黨員，在市政所內審慎安排而且實行了一個屠殺少數自由黨員及法西斯黨員的計劃。當時被殺者之中，有一個意大利的最有名的戰爭英雄，但是現在已經殘廢了的名叫圭洛·裘達尼(Giulio Giordani)。這個殘廢者，因爲他的無數英勇的事實，正爲全體意大利人所景仰而愛護着，他已經不能抵抗任何侵略了，而現在這種殘酷的人竟忍心加以殺害，自然引起了羣衆的無限忿恨，因此大家便相率加入法西斯黨。自此以後，法西斯運動得到了原動力，得到了新的黨員，得到了意大利大多數民衆

的擁護與同情。

美國人是生長在一塊法律與秩序普遍地被尊敬而厲行的土地上，自然不容易承認邦內有邦，及軍事機關可以不根據法律以執行裁判的可能或必要，但是這種現象，實際上在任何國家，祇要政府的權力在某個時期內衰微了或者失去了，是免不了會同樣發生的。美國自己，再建設時期的柯克羅克萊恩（Kua Klux Klan）以及西南部的維琴蘭脫（Vigilantes）都會用過類於法西斯的辦法，雖然他們的目的並不相同。

一九一九年九月，鄧南遮占領阜姆，莫索里尼很贊同這位詩人的功績，認為這是一種意大利權利的自衛和對於凡爾賽和約的抗議。他給與鄧南遮一切物質上精神上的幫助，稱他為一個反對「反民族主義」的精神革命的同志。

鮑爾雪維克旋風，勢力並不稍殺，不過在意大利的每一個區域中，都漸有法西斯黨人產生，為一種有力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和他們領袖的權威與愛力所鼓動着。

莫索里尼為同志們所鼓勵，在一九一九年出來擔任了普通選舉的候選人。但是時機還沒成熟，鮑爾雪維克主義者依舊占着最多數。他完全失敗了。社會主義者為了慶祝他們的勝利，串演了一次假裝的大出喪，在一個陰沉之夜，排了隊，在米蘭的大街上遊行，屢次走過莫索里尼住宅的窗下，那裏他的夫人和孩子們，正在熱心等待他們愛人的消息。莫索里尼，同了一小隊的同伴，昂着站在他們報館辦公室的門前，預備抵抗預料的因憤怒而發狂的羣衆的襲擊。有些人唱着他的輓歌，他用一種反抗的聲調回答，響得像高傲的絕望的喪鐘。但是不管他們有多少人，他們須知他和他

的同伴，是善於在夜間和別人用體力直接鬪爭的。

各處過激黨聽到他失敗的消息，歡然雷動。但是這位法西斯的領袖，依然是他們路上的一種障礙物。

有一天，一個熱那亞工人到了意大利國民日報館，求見總編輯，談一件私人的事情。他的神祕的行爲，引起了同事們的猜疑。他們勸莫索里尼不要見他。但是他終於決定了，在他的私人辦公室中，接見這位怪客。

這工人袋子裏藏着手鎗，但是他和這個發誓來殺的人一照面，他的初心改變了。在這位曾經無數風波的人物的尖銳的眼光與安詳的考察之前，熱那亞工人招認了自己來此的眞眞目的，並且把鎗械繳給莫索里尼。

莫索里尼請他吃了飯，送川資給他回去。

選舉失敗的幾天以後，莫索里尼安然坐在他的辦公室裏，對面是一個助手。在他的窗下，一隊紅軍正列隊經過，高聲喝着：『打死資產階級！打死莫索里尼！俄羅斯萬歲！』

莫索里尼桌上放着一大杯牛奶，他正用一個茶匙調撥着，手邊橫着一柄手鎗。大街上傳來一陣陣赤色暴徒恐嚇的咆哮，門警的顫抖的聲調，以及毛瑟鎗柄在圓石上的急響。莫索里尼依然從容調撥着他的牛奶，徐徐對他的助手說：

他們叫喊，發怒，鬪成一片，其實不過是一批臨時集合的羣衆。別想他們會有膽到這裏來。他們明白誰要捉住我，誰得先對着我的手鎗，他們也明白我在他們前能接觸我之前，至少可以打死兩

個人米蘭實在還沒有兩個這樣不怕死的勇士。我祇喝着牛乳得了。」

內閣總理尼蒂聽到莫索里尼的失敗，也大喜過望，每天意大利國民日報館要遭受四次以上的檢查。

這便是繼續留在莫索里尼身邊的唯一真確的信仰了，一陣失敗的刺骨的暴風似乎正向他掃來。「但是這祇是一種不幸的嘗試。」一個樂觀的朋友這樣說。「大家對戰爭和愛國已感疲乏了。」另一個又這樣解釋。他只安靜答復說：「別煩悶！只要有信仰，能忍耐，兩年之內，我答應你一個可驚的勝利！」

十一月中的霧天，一個警官走進了辦事室。「先生，」他說着，帶着諷刺的微笑，「警察總監請你去談談話。」

「告訴他我並沒有話可以和他說，」莫索里尼坦然回答。

警官沒有帶傳票。「喔，」他說着走了。幾點鐘以後他帶了傳票來。莫索里尼說：

「我曾經爲意大利盡力，在大街上，在戰壕中，在報紙上，用我的筆，用我的劍。我良心並無絲毫的不安。不過，如過我的拘捕，能夠幫助你恢復秩序，那末我不妨跟你去。」

靠了幾個政治界朋友的援助，他總算只過了一天的監獄生活。

因爲這件事情，當時前進報會謠傳莫索里尼的腐朽的屍身，在那維格利（Naviglio）河中浮了起來。

第十四章 黑衣團

幸而鄧南遮繼續保持着阜姆的占領，阜姆問題便成爲法西斯黨人重新集合的呼聲和法西斯的口號。

當時旅美僑認莫索里尼爲鄧南遮的左右手，爲了神怪的阜姆問題，捐助了他二百萬以上的里拉在阜姆的名義之下，法西斯黨人的集團，在意大利的每一縣中組織起來了。黑色襯衫戰時爲精兵隊穿破的，此刻鄧南遮一部分軍隊用爲制服的，成了新愛國主義的標識。

阜姆終於在吉羅提常備軍底砲火之下攻下了，但是法西斯黨却比從前強大了許多，現在有了充分的力量，可以立定一個堅定而廣大的基礎，反對鮑爾雪維主義；他們在一九二〇年之初，開始用強力握住了意大利的主要工業中心區域，尤其是比亞特蒙（Piedmont）和綸包底（Tombar）。

莫索里尼號召了許多退伍軍官，組成了一個軍事參謀部。於是「法西斯」在這個字的每一意義上，成了一個政府中的政府，以莫索里尼爲首領，有訓練良好的軍隊，預備攻擊或防禦。

鮑爾雪維克黨員，得了吉羅提的默許，宣言無產階級革命在意大利的勝利，同時占據了各地工廠。莫索里尼授命於他的法西斯黨員，給與報復的攻擊。

黑衣團代替了政府沒用的警察，在一個旋風似的攻擊中，包圍了鮑爾雪維克黨員，把他們逐

出工廠，燒燬他們的報館，破壞他們的會議室及合作機關，和他們不斷地勇敢地戰爭。在狂暴的法西斯黨員的猛烈襲擊之下，全部的赤色運動，破裂而瓦解了。

一九二一年的選舉，莫索里尼再當候選人的時候，在米蘭和法蘭拉兩個城市中，得了驚人的勝利。在米蘭地方得了十九萬票，而法蘭拉地方，在社會主義者三十年專橫的統治之後，派了許多女人，到莫索里尼的腳前插上一面紅旗，使他在勝利的光榮中走過她們面前。

「莫索里尼在議會中將做些什麼呢？」現在他的敵人發問了，諷示着政治權力的魔力能夠敗壞這種最剛貞不拔的個性。

但是莫索里尼安然度過了議會主義的誘惑，正和他安然度過他仇敵的槍彈一樣。

他的新的議會的責任，並不使他忘記了親自掌理他所愛護而且他所認為不使意大利淪為奴隸的唯一希望的黑衣團底組織。

他所叛設的法西斯軍隊，以意大利青年中的英才組成。他們嚴整步伐，走過他們的領袖，對他用古羅馬的軍禮敬禮，很可以使人領會他們的心是忠誠的，他們的身體是健康的，他們的意志是堅定的。他們純潔的凝視表示一種對於他們的領袖絕對服從，絕對信仰的精神，他們的特獨而嚴肅的行爲，證明他們具有對於自身使命之重大的自覺。他們的形態是屬於那類古代的有力的，飽滿的，勇敢的英雄，有似費提亞（Phidias）在帕色儂（Parthenon）的淺浮雕刻上，所雕出的表現他們平靜的心境以及自我犧牲的超人的精神，不死的雅典青年。

有如為人復仇的天使，他們在他們社會制裁的可怕的使命上，從這個市鎮走到那個市鎮，唱

着他們的先驅者——戰時黑衣團精兵——曾在戰壕裏高唱過的青春之歌。黑衣團精兵隊的原來歌詞，含有認定戰刀和手榴彈爲攻擊部隊之唯一武器的殘忍的昭示；而另一方面，法西斯歌詞是屬於適合於戰後環境的。佛萊西·孟赫斯（Francis Medhurst）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文學彙報上發表了一闕異常精確的譯文。

一

起來，千萬的我的同胞們！前進！前進！會晤未來的光明呀，光明！一列列，壯你膽，定你心，迅速前進，爲我們的權利而戰爭！經無數風波，更不斷鮮血流紅般，才得這偉大的勝利理想，實現無遺恨，我們逼國的弟兄們，正都在爲意大利而犧牲。

年青人呵，年青人！你們是多可愛而年青華美的時代！正開展得燦爛繽紛，看，法西斯必將帶給我們，這人民的自由的新生。

二

看！我們的國家，今日呀，將不再被藐視，被欺凌，她已覺醒了，走上新生之路，無限光榮權力無與並，高燃起火把，燦爛如星，照我們走上現代的道途，不留停，我們祇勤勉，祇安靜，自由當是我們底勝利品。

三

戰場中，我們開始度着漫漫的長夜，頭上不斷地流走着鉛色的彈花烟絮，我們追隨着飄揚的戰旗，在密集而亂雜的呼聲裏，如果我們衝鋒陷陣，豪勇無比，勝利之冠，將歸諸吾們的軍旗。這是我們意大利之所希冀，我們呀，要制勝出奇，用她名義。

呵！振起，神聖的勞工之後裔！這是你們奪回自由的時機。別管那些要損害你們的壞東西；起來！把我們境內的赤焰撲滅無遺！撕破一切凶惡叛徒的假面具，他們將製造苦辛的索鏈，絆住我們底身體，鎖住那些人，他們在我們拉丁的土地上，安排着亞細亞人的詭計。

自法西斯黨公開活動兩年以後，在莫索里尼自己看來，牠已成爲非常迷茫的東西了，被時代與傳奇的雲霧籠罩着。

他說：「法西斯是從我們阿利安地中海種族的一種深刻而永久的需要中產生的；我們的種族在某一剎那時，已感到生存的恐怖與危險。我自己，被認爲這種運動之父的，有時覺到他早已破壞了我最初所指定的最中庸的界限。牠並沒有預定妥善的計畫，要在二三千年內完成牠，牠只在「過一天是一天」地建築牠的志願與工作的屋宇。」

莫索里尼采取古代羅馬的敬禮方式，作爲舉手舉禮的習慣，舉右手，身體是立正姿勢。他也採用古代羅馬的名稱和組織，如李琴（Liguri），古羅馬三千至六千人之軍團，包括馬兵在內，——譯者按：自此下各軍隊組織名稱，皆係古羅馬制，按諸吾國現行軍隊編制，實無相當譯名，因取譯音，並附

意義於後)可訛爾, (Cohort, 五六百人隊) 珊屈萊, (Century, 百人隊) 曼尼泊爾, (Manipule, 六十人隊, 什長 (Decurion) 百長 (Centurion) 執政 (Consul) 兵士在戰時編為前後兩隊, (按原文為「分爲 Principes & triarii」古羅馬戰時軍隊編制, 分 Hastati principes & triarii 前中後三隊, 原文既把 Hastati 略去, 因譯如上) 迅速地秩序地前進時, 要三個人走一排的。這些並不是由於一種可笑的考古研究的結果, 却是由於一種遺傳本能的自動勃發。拘泥於虛偽平等的原則, 曾經傷害了社會主義的有意義的努力的現在, 在法西斯中, 牠並非為一種具有不可能的性質的幌子代替着, 却是為一種同情義的深刻感覺的表現所代替了。這黑色的衣衫, 這加里波的 (Garibaldi) 的紅衣黨的直接傳統, 曾經在戰爭中受過砲火的洗禮的, 是對於一切階級都平等的, 自最高的直到最低的。牠和紅衣黨的關係, 有如近代戰士之沈默的紀律, 對於一八四八的劇烈的個人的, 浪漫的冒險, 其革勇固相同, 但黑衣黨是具有一種更嚴厲的自我犧牲的精神。

軍旗與軍徽產生了。采用古代力克托 (Victory) 譯者按手執權標之羅馬地方官侍從者) 的斧與鷹, 最近的戰刀和戰棍; 精兵隊在極興奮的前進中呼喊着: *Anno* 鄧南遮崇拜軍隊中的流行語, *Me ne frego* 並且把 *Eja, eja alala!* 這種古希臘人底戰時的呼喊, 取來用在侵伐維也納 (Vienna) 的他的飛機隊中。

『法西斯是一種典型的意大利產物, 正如鮑爾雪維主義是一種典型的俄羅斯產物,』莫索里尼有一次說。『二者之中沒有一種能拿來移植或者使牠生存在牠的故鄉以外的土地上。』這戰爭的副產品的黑衫黨人, 從他們的行為中, 反省到種種基本的軍人道德, 勇敢與忠誠, 大

膽與嚴肅，創始與負責。他們也反省到他們戰爭訓練的缺乏，這種訓練，在一般平民的生活中常常發生嚴重的結果：衝動、暴力的傾向和對於人類生命的輕視。因為他們流行的本性，他們是活潑而快樂，他們傾向於人生嚴肅部分及煩憂部分的藐忽。他們是敏捷、生動與熱情的具體表現，這前進的，走向一種新的曙光的青春的具體表現。

第十五章 意大利之拯救

在一齣完全的悲劇中，法西斯黨員常常樂於使用原始的與十分動聽的刑罰方式，例如，完全剃去鮑爾雪維克者的蓬鬆的頭髮與鬍子，或者，把一劑多量的海狸油強迫注射於最赤裸裸地反對法西斯的身體中。

這種方法也用來懲戒罪惡，犯法與醉酒，得到極大的成功。

阿萊賞特里 (Alessandria) 地方，犯人受到警告，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被認為現行犯而被拘捕了，那他將領受殘酷的棍擊，使他成爲似乎是一個病院的候補者，而不是一個預備去進監獄的。好像用了魔術一般，阿萊賞特里的犯人減少到沒有了。

亞特利 (Adria) 的法西斯黨員，討厭有些市民老是醉酒，在牆上張貼了一張告示，說：

「任何人要是醉在街上，被我們發覺了，他得接受一罇的海狸油。每個酒店店員，要是出賣酒精的飲料給已經酒醉的人，或者賣給未成年的人，都作犯法論，也要受同樣一劑的處罰。以外一切

酒店及咖啡店，必須在他們容易給人看到的地方，放上一大瓶海狸油，作為「怙惡不悛者」的禁戒物，同時可以使對於犯法者處罰的執行，不致延遲。我們不是在講笑話呢！」

亞洛那 (Arona) 又發生了一段滑稽的插話，說是那裏的社會主義黨員已經決定在選舉那天不投票，似乎他們因此能使羣衆失却領導，法西斯黨員聽了這個消息，又在牆上貼了一張布告：「選舉那天不到的人一定會生病，生病的人便都需要醫生，不投票的人要給他注射一劑海狸油。」

亞洛那的社會主義黨員，沒有一點希望，依舊到匿投票。說起來奇怪，法西斯黨員得了絕對大多數。

一九二一年，莫索里尼寫了這樣一段：

「十九世紀，目下正在試驗之中。在工業方面，「德謨克拉西」制度，無論在那裏嘗試總歸於慘淡的失敗。就是在俄國，他們也不得不建立工廠的獨裁。不久政治必將追隨工業的先例。」

一九二二年的初期，他更是直言不諱了：

「精妙的「德謨克拉西」的戰爭，即是領導各民族及各社會階級趨於「德謨克拉西」的「不朽的」主義的戰爭，發生在一個「反德謨克拉西」世紀的初期。「每一個人」是充塞於十九世紀中的「德謨克拉西」的特有的吶喊。現在我們可以說，「少數的優秀份子，預備回復到古典主義了。革命潛伏在反動之中。這是一次救濟的革命，因為牠使歐洲不至遭受一種不幸的命運，這種命運，如果「德謨克拉西」繼續有無上威權的話，會加到她身上的。」

「這不是一個承上的世紀，却是前世紀的反題。」

但是這些少數的優秀份子，單靠使用學理的與哲理的雄辯，並不能特變一個整個的民族，違從他們的意志。

「一個人可以隨便怎樣嘆息暴動的不當，」莫索里尼說，「但是事實上的確，要把我們的意志輸入別人的心胸，我們非利用一種結合不可。懲罰的劫掠，必須常有公正而合法的報復的性質。我們並不與思想的學派從事戰爭，這種思想的學派，是一個哲學的系統，也許是一個審美的觀念。暴動必須普遍的，武俠的，流血的。我們不需要小規模的個人的暴動，這種實在比無用還不好。我們的暴動，必須是大量的，嚴重的，殘忍的暴動，在那決定的一刹那。總之，當利益和觀念的衝突在歷史上發生的時候，常常力量才是最後的命令。」

直到一九二二年八月，法西斯是一個反抗過激黨暴動的愛國團體。政府是柔弱得不能對付當前的局面，也不能保護人民的權利。國家的法律被推翻了。參議院和眾議院成了毫無權力，威望的東西。祇有兩種真正的權力，爭着要統治意大利，共產主義與法西斯。每天發生流血的接觸。雙方都有重大的死傷。有兩年多，這種內戰的實際狀態存在着，緊張的，絕望的，充滿了憤恨。但是即使政府方面，現在也承認救濟意大利的工作，將由法西斯擔負起來。

一九二二年八月，局面驟然改變了。過激黨人用一種無謂的口號，宣言要舉行一次總罷工。實在，他們要用使民族生活停頓的方法，謀一切問題的最後解決，使政府和法西斯都向他們屈服。法西斯黨員立刻集中武力，對付這個恐怕要把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新的經濟的威嚇米

契爾皮昂居 (Michele Bianchi) 法西斯的祕書長，在開會於煞柴那 (Sarzana) 的二萬法西斯黨員之前，宣讀一個送給政府的哀的美敦書，其內容如下：

『如果在以後四十八小時內，政府依然無法統制此種局面，則法西斯將代替政府，行使職權。』在四十八小時內，法西斯黨員竭力使自己避免這種會毀滅民族的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底生命的停頓。他們開車運輸貨品，以食物供給各地，努力為公眾服務。四十八小時的期限到了，眼看政府並不設法干涉，法西斯黨員便擅用私刑了。懲罰的侵略，大部行使於工人區域內。罷工的便只有兩條路好走，不是回去上工，就是走入病院。罷工於是急速地可恥地結束了，民族生機歡然復活。這個雖然不大柔和但是竟有絕頂成效的辦法，產生了可驚的結果。中等階級，現在從他們用以對待鮑爾雪維主義者的因循的容忍中興起，重集於莫索里尼之周，呼他為國家的救星。勝利的法西斯變成了意大利的新宗教。曾經一次反響着『威爾遜萬歲』和『列寧萬歲』的呼聲的街上，現在又可以聽到這個對於一個單純的，本國的偶像的頌揚的口號了：『莫索里尼萬歲！』

總罷工的失敗，表示了鮑爾雪維主義者在意大利的末路。法西斯勝利的旋風，橫掃全國，催促自己向新的，高尚的命運進行。

兩年半之內，就有五千以上的法西斯青年為民族復興運動而犧牲。絕大的，強壯的，燃着忠誠與勇敢的火把，他們躺倒在城市的大街上，或鄉村中的小巷裏了，他們做了殘忍的，鋼鐵的和子彈的犧牲者。題贈給意大利無名戰士的題詞，很可以移用到他們身上：

『一個高貴民族及千年文明的驕子，他堅守於戰事最劇烈的戰壕，鼓勇於流血最多的圍殺，』

除了渴望着意大利的勝利和凱旋，再無別的酬報的希冀了。」

如今每個法西斯黨員的墳墓，便是一個祭台，是一種忠誠、道德、勇敢、自我犧牲、愛國如己的象徵，是一座光明的燈塔，遠射着未來的時代，指出他們永遠的目的是意大利的偉大的光榮。長跪於法西斯黨員墳墓之前，今日之意大利人民，不但紀念着這些為國犧牲的青年，也紀念了那些志壯未酬的英烈。

第十六章 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個月中，請求加入法西斯為黨員的十分踴躍，於是到十一月一日，法西斯軍事部的黨員——斯加特里斯底（Squadristi）增至一百五十萬之多，工人請求在法西斯勞工部登記者增至二百五十萬。

十月二十四日舉行的那泊爾會議中，這個廣大的軍隊底領袖，莫索里尼最後握得一種絕對的指揮權力，使他能夠掃除一切的障礙。

「無論政府把政權平安地交出」他對集權在聖加洛（San Carlo）劇場的法西斯代表們說，「或是我們將自行取得政權，我們必須向羅馬前進，和這班此刻握有權力的不幸的政客們，作殊死戰。」

在他黑衣之上，又加上了一個總司令官的標記，他以那天起第一次背上了一條羅馬三色的

肩帶。

「我們在那泊爾幹什麼呢？這裏正在下雨；但是在羅馬，燦爛的陽光正照耀着！」他走後，一個幹部人員這樣叫着於是在一種有秩序的喧嘩中閉會，大家喊出喊殺般的聲調，描鼓似地走出會場。

「我們的羅馬，我們的莫索里尼，我們到羅馬去！」

十月二十六日，莫索里尼回居米蘭的報館。他有如一個賢明的領袖，他已經覺到他的軍隊的推動，他是完全滿足了。在他看來，事情早已決定。他開始計畫他的政治與軍事方面的行動，精密地考慮着，一點不燥急，意志鐵石般堅定。

他開始組織一個四人幹部，參加者為法、斯、米契爾、皮昂居，軍事部總指揮白薄、博士（Dr. Falbo）、特范琪（De Vecchi）、將軍及前葛拉彼軍軍長特北拿（De Bono），每人都有指定的工作。甘萊地（Orandi）前曾因年齡大小而不准當國會議員的，被舉為四人幹部的參謀長，擔任設法實現一切純政治的細目的工作。

特范琪及甘萊地立刻向羅馬出發。他們底任務，在報告國王此種行將暴發之事實，並強迫法克太（Facha）內閣贈職。法克太最初不願意，但終於因為感到薩朗特拉及奧朗度（Orlando）的壓迫，於十月二十七日，一個星期五的晚上，率全體閣員贈職。

政治計畫初步目的雖已達到，但時間却更緊迫了。羅馬與法、西、斯大本營所在地比由奇亞（Perugia）之間，密碼電報往來不絕。同時莫索里尼，在米蘭，指揮各種活動。他的不晉京是他的計畫。

之一，因為他需要一種行動的無限自由，需要一種毫無顧忌的行動，萬一事實上需要這樣的時候。國王早已明白了一般情勢的趨向。現在需要把法西斯黨員的直接目的告訴他了。這點，甘菜地和范棲也做到很週到，因為一批有力的同情者的合作。意大利的第一個戰士對於他的帝國的命运，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他的透明的意志，已經抓住了這個正在發展的時代事實的重要性，他也已確定了他的方針。

甘菜地和范棲，因為他們的任務已經完畢，遂在當夜回比魯奇亞。但次晨九點鐘時候，范棲接到一個從羅馬發來的緊急電報，要他立刻再回羅馬。國王要見他。局勢較諸最初所想像的，更加嚴重了，簡直不能糟蹋一秒鐘的時間。正式軍隊與法西斯軍隊間已開始接觸，軍事領袖們正在計議防禦羅馬。

范棲與甘菜地立刻再向京城出發。於下午二時到達，接着，莫索里尼的私人秘書西阿諾（Ciano）也趕到參加。不安的謠言四起。全國各處，法西斯黨員開始占領公共建築與營房，這個局部行動的計畫，也是總行動計畫的一部。少數城市中，軍警曾起而抵抗。法西斯的專使們，心頭感到一種異常的感奮。正在這個時分，賣報童子們喊出了『辭職了的法克太內閣已經宣布戒嚴令』。

這兩個法西斯黨員的憂愁的臉上，透過了一陣迅捷的煩悶。在那時，他們諦視着以他們的鮮血所造成的內戰與革命的可怕的印象。但是他們是勇敢有為的人，他們的趨向立刻明白表示了。『在那種情景下，我們將要繼續走向這個痛苦的結局，上帝保佑意大利！』

但是西阿諾設法使他們壯膽。在剛纔接到的一大堆危險的報告之中，他保持着平常的鎮靜。

他已經得到一個私人報告，知道國王爲了民族的幸福，爲上帝所鼓舞，已經拒絕了簽字在法克太提出的宣布戒嚴的上諭上。

這三個法西斯黨員笑得流出眼淚來。他們神經的緊張，從眼淚中找到了一條完全的出路。殘殺的戰爭與流血的革命已經避免了。沒有流過一點血。帶着輕鬆的心情和喜悅的微笑，法西斯專使們現在開始了「不流血占領計畫」的聯合工作。

『我要意大利知道，』維克多·愛曼紐爾對范棲說，『就是我已經拒絕簽發宣布戒嚴的上諭。』停一會，他接着說。因爲國事的擔心而起了綉紋的臉上，現出一種疲乏的微笑，『但是或者在一個禮拜之內，意大利人就要忘記吧！』

『不，陛下！』范棲回答，加重地，『他們不會忘記！我們要使他們記住！』

同時晚上，法西斯黨員接到薩郎特拉的正式邀請，要求他們參加他的組閣。但是薩郎特拉知道，即使他邀請了，結果還是一樣的。

莫索里尼自米蘭發出的答復，率直而簡約：

『我拒絕參加任何不是我當首領的組閣，法西斯黨員的勝利必須是全部的。』

因此薩郎特拉也辭了職。時機是非常緊迫了。緊要空前的迅速和能力。范棲與甘萊地很明白這一點，一個最輕微的事變，或者會使他們曾費如許精力的建築，全部崩潰。法西斯黨員們，擁擠在古羅馬軍團的人行道上，鼓噪着要進入羅馬城。各種方法都想的全來，使他們不致在莫索里尼組閣的政治沒有頭緒以前，進入城中，只有當局面已漸漸安定了，法西斯黨員的非正式軍隊才准入

城同時，時間又急迫了。

法西斯的軍隊受過良好的訓練，但是不大有忍耐心。有些人在寒冷的霖雨中露宿，完全不知應該如何進行。即使他們的領袖也不知道什麼。士兵和長官同樣在一種煩擾的不安定中。他們的行動，是內戰，還是僅是一種示威遊行？他們進入京城的時候，算是同胞還是敵人？

范棲及甘萊地請求國王立刻召莫索里尼來京。星期日的早上，國王說出了這句結束一切不安定的話。

法西斯的領袖，冷冷地堅定地，坐在米蘭他的辦公室裏，並不像他底同伴們那樣操急。他堅持國王的詔召，須有文書的證明。

「如果必要，我可以坐飛機晉京，但是必須等我接到國王的電報以後。」他答復他朋友的緊急詢問，說明他可以立刻動身。

幾點鐘後他接到了電報，他立刻向京城出發。在城外，他仔細檢閱經過的黑衣黨員。經過了這許多天的渴望，恐懼與歡樂，這些忠誠的法西斯同志們，最後踏進了羅馬的大門，他們的領袖走在前面。

莫索里尼親見國王的時候，穿着他的以事活動的黑衣，還帶了一柄手鎗，他說了這些值得紀念的話：

「我請求陛下恕我以戎裝親見。我剛從一次必須戰爭而沒有流血的戰役中出來。我把新勝利所虔奉的意大利獻給了陛下，我願為陛下之忠僕。」

一點半鐘以內，意大利新內閣總理莫索里尼，在政府宮庭中，對法西斯黨員和老百姓說：「從今天起，我們不但有了一個內閣，並且有了一個政府。」

第十七章 羅馬進擊

一方面這箇頗費心力的政治戰在進行，另一方面法西斯的黑衣軍已經洶湧地逼近了京城。他們遵循着歷史上羅馬軍隊的途徑開始造成新時代的前進，讓我們把這種事實加以敘述，從他們動員時起，到他們得到勝利，進入羅馬爲止。

比魯奇亞的得選爲法西斯總部的大本營，並不是偶然的。從地理上說，比魯奇亞是從北意大利，亞得利亞海濱及達蘭尼（Tyrrheny）海岸來的三個攻擊部隊的集中之點。

比魯奇亞毫不費力地落在法西斯先鋒隊的手裏。星期五那天三個神祕的遠客到了洛發尼旅館，他們是皮昂居，比拿將軍，和白薄，四人幹部中唯一不在的人員是范棲，他是和甘菜地到羅馬去了。三千個法西斯黨人，在格蘭齊尼（Granchi）領事指揮之下，埋伏在比魯奇亞的近周。

那夜十一點鐘，三千個法西斯黨人偷偷地開始進行。十二點鐘，他們到了城門口。那時那個比魯奇亞縣長，正熟睡在床，忽然接到一個法西斯使者的警告，限他在半點鐘以內，把城池讓給法西斯軍隊。否則……不過這實在是說的多，縣長把城池讓出了，由衛兵送回臥室，雖然以後沒有再睡去。

只要幾分鐘，已經足夠把縣區、車站、郵局以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都占據了。印刷所立刻印發布告，通告人民，機關都已入於「法西斯政府」之手，同時其他城市也有同樣的事實發生。但是羅馬依舊在舊制度的掌握中，這個舊制度以後又奇異地存在了一會。早上八點鐘，縣政府裏的電話鈴響了。一夜未尊合眼的皮昂居，上去接電話。

「喂！」

「喂！」

「我是范拉列（Ferrari）法克太總理的秘書。你是誰？」

「阿色列。」

「阿色列？我好像並不認識你。」

「呵，那我把真姓名告訴你吧。我是皮昂居。」

「啊！我明白了！」

「很好。」

他們繼續着亦憂亦喜地談話，皮昂居有禮貌地但是有權威地要求范拉列告訴法克太，法西斯黨人已經占據了比魯奇亞，同時警告這個行將傾覆的政府，不要做出些魯莽的舉動，要避免法西斯黨人與正式軍隊間的流血，最後並說如果萬一有不幸事件發生，四人幹部要請政府負其全責。

同時，法西斯軍隊進了比魯奇亞城。軍隊的組織早已計畫好了，每大隊依士兵省籍的不同分

爲數隊，每隊設統領及監軍各一人，負管理之責。一隊七萬人的古領軍準備向羅馬出發，有福利尼 (Foligno) 的二萬人爲預備隊，在巴宿庇涅 (Passignano) 山的英雄柴薄尼 (Xamboni) 將軍的指揮之下，又有一隊後備隊，從南意大利來的，行將自南部沿亞平大道 (Appian way) 前進，如果必要的話，領補們最主要的成見，就是要阻止他們的士兵和正式軍隊間的衝突。他們發布嚴厲的命令，不得侵犯兵士與警察，因爲軍警們乃是未來的法西斯政府的干城，衝突無論如何必須避免，各統領個人負有這個責任。每件小事都計劃到的莫索里尼已經指定了正式軍隊中本有勇名的軍官指揮每一部隊。他們帶着英雄主義的典型，如果在衝突的時候，一定會奮鬪殺敵。如果必要，他們情願首先犧牲，也不但他們，全體都準備犧牲的。他們喊着這歷史的警句：『不得羅馬毋寧死』。

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的夜中，下了總前進命令，於是法西斯軍隊開始了他們歷史上的出發。法拉將軍的部隊，有一萬二千人的兵力，自佛羅倫斯 (Florence) 向蒙德羅東特 (Montecatini) 出發，預備加入依格利里 (Tolton) 的兵力中。一輛簡陋的客車停在車站上，車中除了法西斯黨人，再沒有別的旅客。一個貴婦人要到羅馬去，在向一個法西斯的副官，即一個前敢死隊的隊長，訴說他對於旅途的煩惱。這位副官於是竭力向她宣傳法西斯的主張，最後他說服了那位伯爵夫人，要是她一定要到羅馬，那末唯一的辦法，只有和法西斯黨人一起走。他的意見完全被接受了，於是這位伯爵夫人，參加在法西斯黨人裏面，成爲發拉 (Eura) 和依格利里兩個部隊中的一個吉祥的人物，她和他們一同飽嘗旅途的困苦，後來在勝利中經過保塔庇亞 (Porta Pia) 進入羅馬。這兩個部隊乘了火車到渥忒 (Ostia) 去，但在離開車站三哩的地方，他們發現了路軌已被毀

壞，而且軌道上還堆了許多障礙物。路軌不久就修好了，但是到底費了些時間。

他們只備有一天的食糧，幸而人民都來救濟他們了，麵包啦，肉啦，水菓啦，蔬菜啦，還有酒啦，他們所經過的市鎮上的居民，都紛紛前來輸獻。但是他們收到了這些食物，仍舊都給與收據，這種收據，以後可以兌現的。

從渥忒，法西斯軍隊再搭車到蒙德羅東特。這裏已經得有一切內戰的危險皆已過去的可喜的消息，他們被熱烈地歡迎着。莫索里尼已被召進京。於是沿着諾曼那 (Nomenana) 的大道，拉和依格利里的二萬士卒，在下一天的下午，整隊走進羅馬。

薄丹 (Botani) 的部隊，是在短鎗的密響中進入羅馬的唯一部隊。薄丹曾親自指揮從阿勃路齊 (Abruzzi) 和馬希 (Marche) 來的法西斯黨人的動員，他們都是從山上的家庭裏下來的，穿着他們本鄉的生勁的服裝，大部分只用獵槍做武器。他們的部隊是最強有力的，包括着比尼羅羅 (Pinarolo) 旅的老兵宿將和衣松查 (Isanzo) 前線的勇士。

他們在東城 (Villa D'Este) 露宿，非常舒服，因為這些友誼的居民，使他們的慾望樣樣滿足。他們急於要到羅馬，他們以為羅馬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因為事實上，他們已經占據了這個京城的中央發電廠和自來水總管。薄丹使他們在星期天逗留不進。但是星期一應該走近京城了，於是法西斯黨員在羣衆的歡呼聲中離開了東城，這些羣衆獻給他們鮮花，棕櫚葉和桂枝。

他們已走近京城的時候，他們被鄉人們包圍了，帶水，雞蛋和牛乳給他們。但是在羅馬的城門口，他們却碰到了一位正式軍隊的軍官，請求他們改道而行，以免經過聖洛朗茶 (San Lorenzo)。

這羅馬的附郭，共產黨員居留處。薄丹想起依格利里和發拉都已在他們之前晉京，於是簡潔地拒絕了，依舊開正步入城。當時他對部下作了一次簡短的演說，使他們記起莫索里尼已經取得政權，他們的晉城是一件合法的事，因此他們必須避免一切不幸事件的發生，甚至要靜默地忍受侮辱，如果是必要。

部隊經過這扇靜靜的城門，向前走着。共產黨員居留處的街道都已放棄了。窗子緊閉着，而且上了門，似乎預料到居民的敵意。走過了一半居留處的樣子，一扇窗子突然打開了，但是那隻手擲下來的，却是鮮花而不是炸彈。法西斯黨員走過那扇友誼的窗前，高聲喝起采來。但是居留處依舊保持着一種敵對的態度，似乎還隱藏着一些不快的驚異。

突然一種來復鎗的射出聲響了。「立定！」部隊的領袖立刻止步。但是這只是一次偶然的事。大部分軍隊依舊前進，只留下一部分後衛，注意這些敵意的窗戶。十分鐘後戰爭過去了，這個部隊平安地走上了祖國的祭壇。

夜來了。軍官們下令隊伍要注意警戒，但是兵士們並不關心。他們都跪在這些無名英雄的墳前，同時炭拉瑪（Teramis）的阿勃羅徐（Abruzzi）人把他們一路帶來的大花圈放到祭台上。

部隊裏最窮苦的，以及經過最嚴厲的痛苦的人，是被命運底譏刺所支配着，被一個出身高貴的梯乾（Teuan）的貴族，名叫比洛納·龔柏尼公爵（Marguis Dino Perrone Compagni）的指揮着，這位指揮官的傲慢的舉止，在降臨到他的部隊的一切變遷之中，依舊保持不失。這一師人有二萬兵力，從梯乾搭車到桑他馬利納拉（Santa Marinella）那裏是一個小小的浴場，公共建築物是

稀少而渺小的，羅馬貴族們的莊麗的別墅緊閉着門窗在過冬。私有財產是被尊重的，因為這些軍人並不是盜匪，所以這幾千人在路中過了一天一夜，在滴着水的樹下。事實上，他們甚至感謝這陣雨，因為當他們走到時，口渴喉乾，但是找不到一些飲水，而他們把海水煮沸再把抽濾清的計畫又是完全失敗。

他們也感覺到餓了。食物少得很。每五個人，一小組圍着一個什長，等他把一塊麵包和一罐牛肉分給大家。有幾個只有一塊行軍餅乾嚙下去。但是他們唱着歌，很快樂。

他們到了西威大維克亞（Cerivvechia）運道比較好了，那裏這些友善的居民拿了布、鞋，和大衣給他們，同時正式軍隊的長官，也不管最近有衝突的可能，給這些餓了的人許多食物。

雖然西威大維克亞仍是有些沾染到過激主義的影響，不料在一間屋內法西斯軍隊發現了八十個武裝的共產黨人。比洛南下令要射擊他們。但是最初他決定在一個公共場所向他們宣講，在他演講的過程中，他放棄了他的懲罰，變成感情的，而最後他告訴他的罪人，他願意保全他們的生命，並且釋放他們，如果他們能夠答應改過。有幾個共產黨員不禁下淚了，對於這樣空前的寬大，有幾個叫起口號：『意大利萬歲！我們是被誘惑了的！』民衆們歡呼，這幾個退出共產黨的人四散回家。

到羅馬祇有幾點鐘了。軍隊再開始前進，一路到京，沒有再發生其他事件。

比洛南和戰爭英雄味它利（Vial）隊長進謁莫索里尼，他剛從奎利納（Quirinal）回來他一看見了味它利胸前的勳章，抱着他，吻了好幾次。

軍士們快活得發狂，他們在民衆的歡呼聲中終於到了羅馬了。他們好多人是從沒有見到羅馬過的。有幾個把妻的耳環質當了，或者把冬天儲藏的羊毛賣了，預備自己在羅馬多玩上幾天。但是莫索里尼嚴肅的命令絲毫不容假借全部人員於檢閱之後，須立刻回家，每個法西斯黨員必須離開羅馬，以免不良份子，留滯城中，作樂鬧事，間接破壞革命工作。但是他們實在難以離開羅馬，這美麗的，神聖的羅馬；開着正步在街上走了一週以後，只好像透過一陣迷濛的雲霧，在歡呼聲中和玫瑰雨中，看到一個灰髮的人在奎利納的窗前海陸軍大將圍擁着，在對他的忠誠的法西斯黨員微笑，當他們列隊經過的時候。

第十八章 執政以後

現在，莫索里尼是意大利的首相了。坐在基奇（Chigi）宮中，他爲了他的國家的物質的和心理的新建設而工作着，意大利的民衆愛他，他們相信他能實現他們的願望，他是一個意大利多年求之不得的人物，當他們需要有力而光明的意志，駕駛這艘國家之船的時候。

現在莫索里尼是法西斯黨的總理了。一羣勇敢的武士圍繞着他，他們神怪的理想和至誠的信仰是他們國家的福星。

他依舊是年輕的，充滿了力。自從他的權力的增加，他顯示了他具有一種健全的，堅定的，政治學的觀念，以及一個高級行

政長官的一切必備條件。他不像一些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只依據他們自己的先入之見，開始更改歷史的過程，他一定考慮過去，然後剝始新議。像每個真真的實行家，他顯示了他是一個革命家，同時也是一個建設家。

他尊敬國王，也尊敬軍隊。他顯示他具有使他不至流於『力的陶醉』的自制力。他使用法西斯，是爲了時代所昭示給他的目的。

『我們的工作現在要開始了；我們破壞的工作已經做完，現在我們必須力謀建設。』他對同志們說，同時他下令給黨中的領袖們，大意是，『生活與財產的紀律和尊敬，必須嚴格地，正直無私地見諸實行。』

他以一個非正式軍隊的勝利的領袖的資格，向軍隊訓話：『我並非要什麼榮典。可是軍隊對於命令，只有率直地，永遠地服從，無所謂贊成或反對。』

他對地方官長們說：『一切政府官吏，自最高級以至最低級，必須竭忠盡職。我可以『以身作則。』』

他致電鄧南遮：『我們要充分地機敏伶俐，不要誤用了我們的勝利。』

他又訓令意大利各駐外大使及公使：『我希望從你們的行動之中，表露一種新的更廣義的愛國。』

他電致美國國務卿：『予既依敵國皇帝陛下之命，主持政務，因敢竭誠致意閣下。敵國信任常存於兩國間之經濟與精神之合作，仍將永續。此實使予欣慰，因敵國人民對貴國有完全之信心，知

貴國必能了解並尊重敝國人民爲欲達到此公共之勝利所盡之努力。」

對旅美意僑，他發出如下的通令：『我非常高興在我們勝利紀念日的一天，對僑居北美的意大利人民，致此真誠之通告。正如勝利的從戰場中回來的年青人，結合成一個有力的團體，和羅馬的遠征軍相類似，而在「給與國家一個值得他們所贏得的勝利的地位」上得到成功，你們也要在意大利的名義之下，組成一個精神上的聯合，使能證明你們所有的力量，並且表現即使住在國外的意大利人民的德性。這樣聯合了，你們可以更充分地合作，不但爲你們自己的繁榮，也爲你們的高貴的民族的發展。這個高貴的民族，給與你們殷勤的招待，並且你們是牠的一個重要的憲法的因子。意大利自大戰以來，宣言了一種要增加牠自己的力量與光榮的意識。這個同樣的意識，必須使你以自己的意大利血統而自豪，並且使你尊敬意大利這個名詞，無論你住在什麼地方。意大利萬歲！合衆國萬歲！』

紀律與工作，爲莫索里尼國內政策的要點，和平與和解組成他的對外方針。

意大利首相對協約國希望些什麼呢？率直地說，不過要實現，在歐洲，阿爾卑與三海之間，有一個意大利的國家，有略大於一半坦克才（Tanks）的領域，有四十萬人民生存着，增殖着，當歐洲其他國家日趨於消滅之路時，意大利人口要每年有五十萬的增加速度，而意大利不再是如拉馬丁（Lamartine）所謂『一個死的國家』也不再是如梅特涅（Metternich）所謂『一幅地理的顏色』，而是一個活的，生動的，發展的，有力的團體，爲列強所不能再輕視的。

莫索里尼要使但丁，馬奇凡里（Machiavelli），達文西（Da Vinci），米奇萊思奇兒（Michelangelo）

ols) 格利略 (Galileo) 哥倫布 (Columbus) 味提 (Verdi) 加里波的, 聖法朗西 (Saint, Francis) 薩達洛那 (Sevonarola) 馬可尼 (Marconi) 與鄧南遮這些光榮的人物, 土地, 更受世人的尊敬。他盼望民族的呼聲能成爲世界大戰中可以聽到的主要因子; 他盼望民族的力量能爲世界所認識; 他更盼望民族的志願與希冀能在國際間取得一個有價值的地位。

莫索里尼不希望意大利是一個領土的帝國, 他希望她是一個精神結合的帝國。他希望地中海爲地中海諸國所有, 他的對外政策, 過去的和未來的, 都建築在對於一切都公平與正直的原則上, 意大利也包括在內。

法西斯現在是在牠勢力的頂點了。自羅馬進擊以來, 意大利成就了驚人的進步, 達到不能預料的結果; 意大利民氣賴以復振, 秩序賴以恢復, 工作擴張到每一農場和工廠; 保護「里拉」的戰爭開始了, 得到勝利, 政府建築在收支相抵的基礎上, 農業擴張的奮鬥達到成功的完美; 工人, 雇主, 職業者, 藝術家, 各業人員的大組織成立起來, 結果使階級鬥爭趨於末路而衝突遂以免除; 殖民地問題結束了, 阜姆問題解決了, 與新舊世界各國都訂有友誼及仲裁條約; 對英美的戰債問題解決了; 列克托萊 (Lator) 借款運動成功了, 而法西斯國家的社團計畫, 也因勞工法的頒布而實現了。

在此較短的, 但是奮鬥的法西斯統治的時期後, 莫索里尼可以相當得意地說話了。

「我們已經有了這種功績, 就是把政府改成了一個生動的組織, 在民族社會中能有適當的職能, 使牠不致依然是一個官僚文章的傀儡政府, 自己允許別人攻擊, 侮辱, 造成混亂的爭鬥, 而在

這種爭鬪中，反對派反而是神聖的，不易了解的，有一切權力的，而政府却只在爲反對派建築起一個寬大縱容，可以攻擊的目標。我申明這是一個絕對害人的學說，如果說自由主義便是包含這個學說中，那末我是劇烈反對自由的。」

雖然在最近幾年中，意大利已有了深刻的改變，莫索里尼却說：

「我們實在沒有成功什麼，至少沒有什麼新的。我們依舊保有這個老的憲法，好像一個現代的二十歲的美女，穿着一件十二歲女人的服裝，一八四八年憲法公布的時候，意大利當未產生庇愛特蒙（Piedmont）是一個強國，但是牠也是一個小國，在改造的過程中，沒有印刷，沒有交通，沒有工業，沒有大城市。這件小衣服是很短又緊，又破舊，而且滿身是洞，但是老百姓們發喊：『不要碰牠』爲什麼不要碰呢？如果牠已經不適用了，牠應該改造過。」

他談到未來的時代的時候，他的雙眼燃燒着清楚的，冷靜的，他的不屈的意志之光。

「二萬個領袖，教員，工程師，銀行家，製造家，五千個軍官，三千個地方官，一萬個公務員，一切第一級的，技術精湛的專家，這是意大利所需要的，這是我要爲牠預備的。四五萬人民鐘機般的職能，爲國家的利益而專業化，表示出意大利偉大的時代，建設起一個指導階級。我們已有足夠的而且過多的政治家。我們必須栽培，訓練偉大的技術專家，他們不是天生而成的。」

「專政」這個名詞，並不能正確地描寫出莫索里尼，因爲專政制度有許多不同的種類。單說他是首相，外交部長，陸海空軍長也是不夠的。他也是各種工團及職業組合的領袖——或者這一點倒是頂重要的。

今日的意大利憲法，已足夠經由王室的任命授與他指揮海陸空軍，以及處置國內外政務的全權，但是這種新的職業團體的組織，使他對於國家經濟的與社會的生活，也能完全統治。

法西斯，在牠的最初的時期內，只是一種力的專政，一部分還靠着這些被征服的政黨的通力合作的給養，現在牠已經有了一種特殊的性質，這種性質證實了牠底不妥協的態度，使牠採取了這種無疑地原始的專政制度的形式。

沒有一個政府曾經據有一個更廣大的基礎。社團部的設立，是意大利政治生命中的新起點。這種解決現代社會最困難的一個問題的勇敢與成功，將永實是法西斯專政制度的主要功績。只有在法西斯的統治下，一切意大利的生產階級，才成爲國家的主要部分，才把民主自由主義的政治的代表，改成經濟的代表。

『我們已經安葬了這個古舊的，民主的，自由的，無目知的，麻痺的意大利國家，』莫索里尼在一篇演講中說：『這個，自牠所選擇的那個「不朽」的原則而言，允許階級鬭爭，致使全國陷入於一個不幸的社會紛擾中的國家。我們已經用了合作的法西斯國家代替了這個舊觀念的國家，新的國家是聯結了，融和了，受理了，一切階級的利益，對於任何階級有平等的承認與保障。所以把反對民衆，反對勞工階級這種罪名，加在法西斯組織上，是錯誤的。實在我們可以說，只有以一九二二以來，才是民衆自己統治着這個民族。在那時以前，我們只有一個黨派紛爭，食客雲集的政府。』

『現在我們把紀律責望着民衆，而民衆們接受了。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覺得，知道，並且了解，這種紀律並不是因任何個人的妄想而產生，却是因爲國家長期感覺的需要。有時，我像一個外科醫

生一樣工作着，因為有時需要施用手術，但是當病人痊愈了的時候，他便會緊握着醫生的手，吻着他恢復健康的醫具。」

這種制度使敵人悲嘆自由的缺乏。「如果意大利真有一個沒有自由的人，那個人便是我自己。」莫索里尼回答說，「但是我甘心服役，這似乎我獲得重大的報酬。自由這個名詞已經被「秩序」、「組織」和「紀律」這些名詞所代替了，只有這些名詞才能在今日於凶猛的、勤懇的、勇敢的我們的下一代的羣衆之上，努力造成一種真正生死的魔力。」

當他寫着「法西斯已經蹂躪了——如果必要，還將繼續蹂躪——這多少已經腐爛了的自由女神的屍體」的時候，他解釋他的用意說，他反對自由。「如果自由包含一種權利可以擾亂民族的生活，可以有形地蔑視愛國主義和宗教信仰的標記。」

一個專政並不妥協，也不能妥協。莫索里尼如今建樹了一個理論的，也是實際的絕對不妥協政策。「一切權力屬於法西斯」是他的口號。現在法西斯是一個黨也是一支軍隊，一個法團。牠必需能更有成就，牠得成爲一個生活的規範。法西斯的意大利必須具有不能錯誤的特色，正如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羅馬帝國時代的意大利一樣。只有創造一種生活的規範起來，牠才能在歷史上，和在新聞紙上一樣，占着不可磨滅的一頁。

「生活規範包括勇敢，大膽，冒險，厭惡，懶惰，和平及仁慈；自由使用外交的及政治的謀略；因爲是意大利人而自豪；工作的紀律與尊敬權威。特白拿提（De Bernartti），諾皮爾（Nobile）及特皮納獨（De Pinodo）便是新意大利人物的模範，他們的口號是，「要使我們全部的生活，都是連

續不斷的傑作。」

「生活於危險之中，」是莫索里尼的主要口號，他希望他自己能成爲一個生動的大無畏的，與人教益的典型。在他最後一次經受別人的謀害以後，他命令他的法西斯黨：

「如果我前進，追隨着我，如果我後退，殺死我，如果我死了，爲我復仇！」

這便是這個專政以及他的對於四千萬意大利人民的吸引力和統治力的動人的個性。

法西斯是一個貴族的理想，一種精神上的革新，沒有牠，一切物質的經濟的或政治的建設，一定不可能。

意大利的國民性，本造於兩種不同的時代，一種是已經成熟的時代，這些時代，知道調節他們的古代的悲哀的懷疑主義；另一種是比較年青的時代，這些時代，在戰爭的泉源中，找得他們的願望現在，這國民性已經了解這種古羅馬理想的再生了。

以前被放逐的人，被認爲陰謀結黨的人，也是數百萬犧牲的死者，以及數百萬生者的意志的勇敢的先鋒的忠實保管人，最後擔任了國家的要職了。一方面這個做金錢生意的羅馬在他的統制與鞭撻之下，呻吟於痛苦之中，另一方面他是生活在這個過去的，也是未來的，永久不變的羅馬城中。

他生活在羅馬，他爲羅馬而生活着，羅馬曾在一個半世紀之中，使用着今日意大利人民的祖先的勇敢的軍隊，發展着殘忍的戰爭，更把這些軍隊加以統一的編制，於是占據了全世界幾乎有一世紀之久。他生活在羅馬，他爲羅馬而生活着，羅馬後來接受了耶穌的福音，再爲了她的統一的

使命走遍了全世界。他生活在羅馬，他爲羅馬而生活着，羅馬當那個光榮的文藝復興時代從中古蠻族主義之中創造文明的時候，再度散布她所新得的文化於全世界，做了第三次統一的工作。

在羅馬，他感覺到他的命運的一切可怕的責任，這種命運也是一個民族的命運，而這個民族爲牠的光榮的擔負所緊壓着，渴望着，在牠底智慧與勇敢的使命上，再努力前進一次。

在對於這個新領袖的精密觀察之下，舊時的反叛者低頭了，而在緊張的勞作之中，他們重新找到了那個在恐怖的混亂中所已失去的祖國，這個從意大利人民留下他們青春之花的戰場中出現的領袖，他的不可屈服的意見，早已給與他們了，也給予全意大利的人民，給與整個的羅馬祖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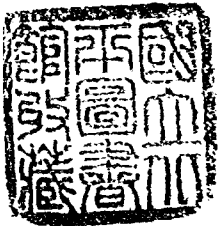
他手握着意大利的命運，也許是歐洲的命運。

沒有一個人，即使是最不能和解的敵人，不能在今日反對一種新的，青春的意大利精神的存在，反對莫索里尼的工作，莫索里尼是曾經領導過一種空前的不流血的革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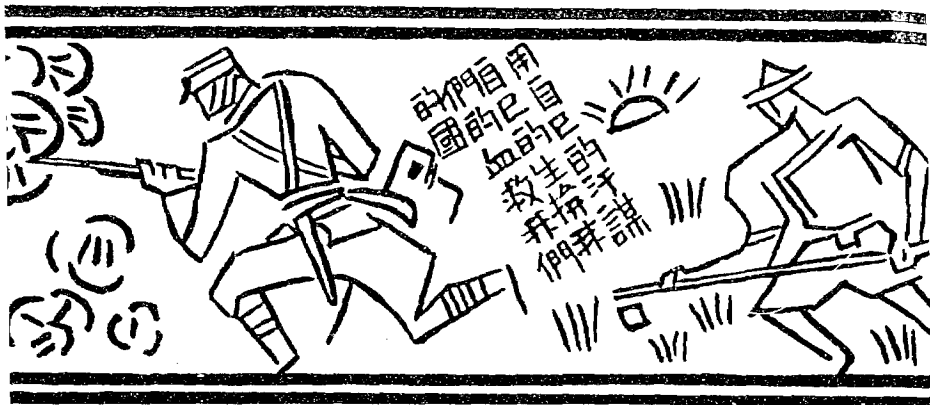
他的名字，現在每一個人都已提到。全世界追隨着他的作爲，好奇地，驚異地，有時也恐懼地。

他們稱他爲凱撒，拿破崙，克林威爾，勞勃斯皮爾（Roquespierre）但是他並不關心，他只是一個鐵匠的兒子，爲了要恢復意大利的形式、實質和精神，爲了要使她重新在國際間強大有力，而起來工作的，他現在是滿足的，他只是我們所稱的朋匿它·莫索里尼。

宣統元年十月八日
收到









角三價定

版初月二年四十二國民

Signor ^{Amata} Vittorio E. de Fiori 者著原

茵錚馮平詠徐 者譯

店書血汗 者行發

號二六坊安樂路飛霞海上 店總

(二〇五〇八話電)

號三十路正中昌南 店支

(〇四一話電)

局書大埠各處售分

館書華美者刷印

425

282707